



大 使 命

季刊 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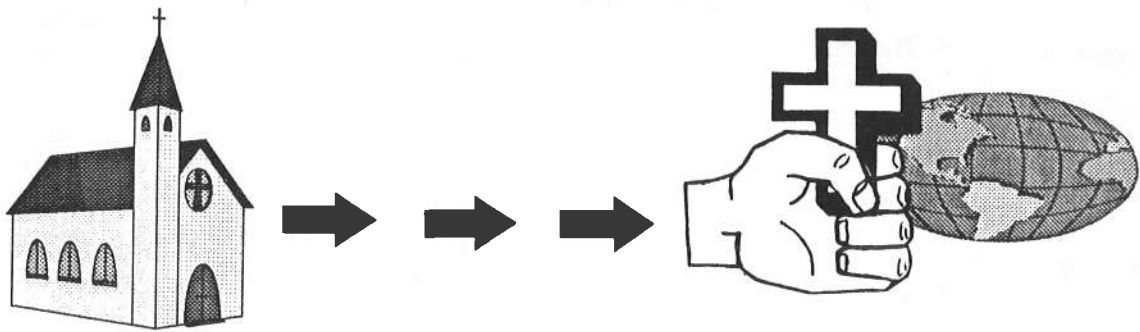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February, 1995

---

從 堂 會

---



---

到 前 線

---

# 目 錄

大使命季刊 第六期 一九九五年二月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美國總會：1610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S.A.  
Tel:(818)398-2400 Fax:(818)398-2441  
Compu Serve: 74513, 3361

香港分會：35-37 Hankow Road, 4D  
Ma's Mansion,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372267 Fax: 23148547  
Compu Serve: 73672, 255

Board of Trustees：滕近輝(主席)/高雲漢(書記)/  
董 事 會 葉陳淑淑(財政)/宋仲虎/  
孫約翰/陳啓榮/黃存望/  
王永信

President：王永信  
會 長

Director of Operations：麥裕沛  
院 務 部 主 任

Director of Spiritual Formation：王志學  
靈 修 部 主 任

Director of Hong Kong Branch Office：鄭金城  
香 港 分 會 主 任

Ministry Associates：陳琛儀/葉陳淑淑/  
特 約 同 工 鄭彼得/嚴建平

Financial Advisors：余紹機 王偉奇  
財 務 顧 問

Editorial Consultants：倪賈明/陸蘇河/溫以諾/  
顧 問 編 輯 盧家駁/戴紹曾/龐維耐/  
蘇文峰/ Paul Cedar /  
Patrick Johnstone / John  
Kyle / Paul McKaughan /  
Jim Montgomery / Jim  
Reapsome / John Robb /  
Bob Waymire / J. Christy  
Wilson

Contributing Editors：李建安/周子良/林慈信/  
特 約 作 者 唐佑之/廖希真/許宗實/  
梁家麟/戴紹曾/曾景雯/  
Luis Bush / Arthur Glasser /  
Peter Kuzmic / Howard  
Snyder / Ralph Winter

Editorial Committee：主 編：王永信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輯：王志學  
執行編輯：麥裕沛  
編輯助理：麥少文  
發 行：王冠文

§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之觀點。  
§ 本刊歡迎轉載，以期廣於宣揚，請來信美國總會申請。

深化靈命 邁步差傳  
Rooted in Spirituality Committed to Mission

《大使命季刊》第六期(九五年二月)

- 3 同工心聲
- 4 宣教土壤 從堂會到前線  
 滕近輝
- 6 回應(一)：另一間堂會的見證  
 高雲漢
- 7 回應(二)：從堂會到前線：回應與實踐  
 羅文
- 8 回應(三)：宣教心  
 龍維耐
- 9 回應(四)：外層的祝福  
 蕭壽華
- 10 宣教專論 差傳訓練的前景  
 羅曼華
- 12 邁步差傳 開荒宣教時機
- 13 被遺忘的東干人  
 辛民
- 悼念黃漢森牧師專輯
- 16 生平略述
- 17 用生命來事奉  
 黃漢森
- 19 教牧感言  
 黃漢森
- 20 天父必看顧——訪黃漢森師母
- 23 你永遠不老  
 倫志文
- 27 書生·謀士·勇將  
 陳惠文
- 29 A.D.2000 GCOWE '95  
 Dan Krause
- 31 宣教情 南島風情  
 曾家彬
- 32 事奉心聲 事奉主，永不退休  
 王永信
- 34 深化靈命 評估美國社會追求靈性熱潮之現象  
 Timothy Jones
- 38 神國的筵席  
 林來慰
- 41 靜修心路 苦難中見神恩  
 程真 § 回應  陳校慈
- 44 一個中產中年人的掙扎  
 鄺明遠 § 回應  陳校慈
- 46 「大使命中心」一九九四年財政報告
- 47 宣教教育 羅曼華：《薪火相傳：堂會差傳培育  
事工課程錄影帶》

### 「大使命中心」搬遷計劃積極進行中

「大使命中心」搬遷德州之計劃蒙神格外施恩，目前賜給我們一個更美更大的地方，（前所看之第一個地方因前業主種種問題而未繼續進行）。此新物業為 Baylor Medical Center 十餘年前所建立之小型療養院，兩年半前停辦，廉價出售。地皮共 24 英畝，房產總面積為三萬平方尺，足夠我們目前所需以及將來發展之用。總價八十五萬元，現在已得董事會同意進行。謹請各地同工同道多多代禱。

### 《薪火相傳——堂會差傳培育事工》錄影帶（粵語版）問世

在主的恩典下，羅曼華博士所寫作並主講之《薪火相傳》及助讀本已於去年底在香港問世（詳情請閱本刊第 47-48 頁），得到香港眾教會極美好的反應，首批百餘套錄影帶及數百本助讀本已售完。

該套宣教教材係由「大使命中心」製作出版，並由香港「宣道出版社」任總代理，後者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發行至全球各處的華人教會。

大家所渴望的該套教材之國語版已由羅博士錄影完畢，目前正由「大使命中心」剪接趕製中，盼能於今春三、四月間問世。也請大家為此套教材代禱，求神使用，成為今日華人教會推廣普世宣教之得力工具。

### 徵求教會 / 機構接辦牧養 (Adopt) 新裁建的前線教會

靠主恩典，「大使命中心」短宣隊今年將三次去中亞及東歐五個國家佈道並裁建教會。過去三年多曾在俄國建立三間華人教會，主若引領，今年也許可以在中亞及東歐建立華人教會。

神對「大使命中心」的呼召是作開荒宣教工作，開了的工場及建立了的教會都交託給有負擔的教會/機構接辦。如此大家分工合作，「大使命中心」可繼續從事開荒宣教，開發新工場，建立教會。

我們誠心歡迎有負擔的教會/機構考慮接辦牧養 (adopt) 在宣教前線建立的教會，成為本身的宣教事工。如此我們可以前後呼應，為神的國度爭取這些「未得之民」與「未得之地」。詳情請閱本刊第 12 頁，歡迎來信或來電聯絡。



「大使命中心」同工與王永信牧師一家在王牧師七十壽辰的感恩會上。

# 從堂會到前線

滕近輝

在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中提及當時的教會在差傳上所作的事工，本文將其指出並見證香港北角宜道會按照此種模式所進行的工作。

## 一、保羅教導他所建立的教會去作差傳工作

保羅向哥林多的教會進行差傳教育（林後10:15-16），他提出了三個要點：

1. 傳道人不僅建立教會，將福音的範圍推廣，並且藉著這所教會把福音的範圍「更加開展」。
2. 上述推廣工作的動力是「信心增長」。
3. 這種推進是幾何級數的推進。
4. 基本的戰略是到「以外的地方」去。

## 二、保羅所建立的教會差遣宣教士出去傳福音

例：腓立比教會差派宣教士(腓2:25)；歌羅西教會差派宣教士(西4:12)；哥林多教會差派宣教士(林前16:17)；路司得教會差派宣教士：提摩太(徒16:3)；帖撒羅尼迦教會差派宣教士(徒27:2)等。

## 三、保羅所建立的教會「差錢」出去幫助宣教工作（腓4:15-18）

## 四、保羅所建立的教會以祈禱支持宣教士（弗6:19，西4:3，帖前3:6，帖後3:1）

每一位宣教士都有許多人為他禱告。

五、教會把自己的傳道人差派出去：安提阿教會把自己最重要的兩位領袖差派出去作宣教工作：保羅與巴拿巴。這是千古美談。（徒13:2-3）

六、宣教士返回本堂見證神藉他們所作的工作。（徒14:24-28）

七、保羅在羅馬書內所提及的差傳雙軌路線如下：

1. 見證上的雙軌：生活上的見證與工作上的見證（羅13:14，1:5）。
2. 職份上的雙軌：全職宣教士與帶職宣教士（腓4:15-16，徒18:1-3）。保羅後期的工作是全職，前期的工作與亞居拉和百基拉相同，是帶職。
3. 近處與遠方的雙軌：由近處的耶路撒冷直到以利哩古（羅15:19）。
4. 宣教對象上的雙軌：猶太人與外邦人（羅9:1-3，15:16）保羅每到一處地方，總是先到猶太人會堂去傳福音，然後向外邦人傳。
5. 宣教方式上的雙軌：差人與差錢（羅15:26，徒20:34）。
6. 宣教內容上的雙軌：得人歸信基督與得人作基督門徒（羅1:13，11）。這正與主在大使命中所說的一樣（太28:19-20）。
7. 宣教效果上的雙軌：a. 宣教士對母堂弟兄姊妹們的影響（羅1:11



- ) ; b. 母堂弟兄姊妹對宣教士的作用 (羅1:12) 。
8. 宣教士身份上的雙軌：作僕人與

- 作祭司 (羅1:1, 15:16 ; 15:16b) 。
9. 宣教士能力的雙軌：獻身心志的能力與聖靈的能力 (羅15:18-20) 。

## 一間堂會的見證

香港北角宣道會由一九六一年開始推動差傳。其起因是由於其牧者出席在菲律賓舉行的一個會議中聽到一位日本牧師說，他們的教會差派了兩位宣教士到巴西去工作，因而受感，返回香港之後與執事會分享，建議開始推動差傳工作，獲得全體同意，協力進行，次年差首位宣教士往越南去。此後一直進行差傳事工，逐漸發展，頭十年是獨力工作，往後則與其他宣道會堂會合作。目前在香港的八十九間宣道會堂會中，有兩個差會，合共派出的宣教士共五十三位，分在亞、歐、非、澳四大洲工作，也曾在南美與北美工作。

就北角宣道會本身來說，其差傳事工的經歷與上述聖經中的要點有不少相似之處，分述如下：

1. 近處與遠處——該堂在香港本地所建立之分堂及分堂之分堂，共近廿處。遠處則如愛爾蘭首都 Belfast 的一對宣教士夫婦等。
2. 有的宣教士在海外華人中間工作，有的則在異族中間工作。
3. 該堂所設立的分堂也參與差傳事工。
4. 該堂所差派的宣教士激勵了母堂的會友更熱心愛主，同時母堂為宣教士及其工作的代禱與支持也

激勵了宣教士。各差傳關懷小組作了許多工作。

5. 該堂差派了他們的牧師夫婦到印尼屬的婆羅洲去宣教一年，使教會更加蒙福。
6. 該堂也奉獻了金錢幫助五間婆羅洲教會建堂。
7. 該堂組織了好些短宣隊往泰國、中國大陸、菲律賓、新畿內亞等地去傳福音。
8. 該堂也以金錢支持廿餘個福音機構。
9. 該堂本年度的差傳獻金約美金七十萬元，每年增加約百分之十。
10. 推行堂內全面差傳教育。例如少年差傳大會與差傳年會同時舉行。主日學和各團契也有自己的差傳節目。
11. 今年的差傳年會中有卅餘位會友表示願意投入差傳行列。

今天神正興起更多的華人堂會投入普世宣教事工。但願有更多的華人宣教士被主興起來。



作者為「美國華人宣道會聯合會」主席，「大使命中心」董事會主席。

## 另一間堂會的見證

高雲漢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於一九七五年六月開始植堂，主日崇拜人數有三十多人，全年奉獻只有加幣七千多元。可是，教會同工卻甘心樂意將一千多元加幣奉獻作為東南亞及中美洲宣教的需要。教會同工對普世差傳有經濟承擔，多多少少是受了牧師的影響。因為，植堂牧師在開始植堂之先，曾有六年的時間，代表一個差傳機構在北美各地宣講差傳的信息，並籌款支持第三世界的本國宣教士。他鼓勵眾教會鼎力支持普世差傳，等到他自己植堂，他就義不容辭的鼓勵新近植堂的教會參與普世差傳的事工。

在過往將近二十年的時日中，「華基」教會在差傳事工的經歷與滕牧師所提聖經要點及「北宣」的經歷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分述如下：

1. 近處與遠處——「華基」在多倫多本地所建立之堂會共有五處，主日崇拜已超出二千多人。遠處則差派宣教士參加海外基督使團到日本協助植堂工作。
2. 「施比受更為有福」——從事普世差傳帶動了本堂的福音熱潮，也激發了奉獻的熱忱，帶動教會增長，使本堂的經費增長而能三次建造自己的禮拜堂，盼望今年春天開始第四次動土建堂。
3. 「華基」五間堂會組成聯會，齊心協力作普世差傳並在本地植堂。
4. 本年度的聯合普世差傳的經費已超出了加幣五十萬元，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十，而有時更超過這比率。
5. 鼓勵本會的教牧參與短期宣教體驗，連實習的教牧也必須參與短宣。

6. 教會經常鼓勵信徒組織短宣隊，由教牧帶領到中國、泰北、緬北、星馬、婆羅洲、牙買加，及其他中南美洲國家，甚至非洲、西伯利亞、尼泊爾等地傳揚福音。
7. 許多福音機構都是差傳經費支持的對象。
8. 有三十多位第三世界國家的傳道人是我們多年來金錢及禱告支持的對象。因為他們同是神國的精兵，既有語言、文化的背景，在工作上更為有效；他們又無兒女教育、旅行簽證的困難，在經濟上至為節省。
9. 「華基」也奉獻了金錢幫助許多在中國大陸、泰北、緬北、馬來西亞的教會建堂。
10. 在差傳策略方面，我們鼓勵差派較為資深的教牧作短宣培訓的工作；差派較多年青的傳道從事在未得之民中間作開荒佈道的工作。
11. 一九九五年度的差傳預算中，我們準備差派四位青年傳道分別到非洲、中美洲、緬北及香港去投入差傳行列。

「北宣」是華人教會在普世差傳事工上的典範，我們「華基」教會正遠遠的追隨。但願有更多的華人堂會被神興起投入普世差傳事工。但願有更多的華人傳道人被神興起作差傳培訓及開荒佈道的事工。



作者為加拿大「華人基督傳道聯會」會牧，「大使命中心」董事。



## 從堂會到前線：回應與實踐

羅文

滕近輝牧師的文章不單是教導，也是經驗分享，實屬難能可貴，值得北美及各地的教會學習。

我在這裏只回應其中的三點：

- (一) 保羅的宣教事工是以建立教會為目的。我覺得這點十分重要，而又是很多差傳工作未能達到的。差傳與教會的建立應是息息相關，不可分割。
- (二) 很多時候，教會只是「差錢」，而不是「差人」。有些時候弟兄姊妹蒙神呼召，卻不想「獻身」而以「獻金」代替來逃避。當然，很多年青夫婦均有種種的考慮，如孩子們的學業及自己的專業。但我深信，有了神的呼召，而在神面前禱告和等候，神總有祂的安排。若是太多考慮，我們就很容易會離開神的旨意，這在基督徒生命裏是一個最大的遺憾及損失。
- (三) 在美國多元化社會，信徒應首先應用「差傳雙軌路線」於本地生活中。我們在本地生活若沒有見證上的雙軌，或職份上的雙軌，或宣教對象的雙軌，宣教方式的雙軌，內容的雙軌，則並未活出基督徒的本份及使命。我們若不在近處去學習宣教工作，而卻說要去超越文化的工場上做宣教士，是比較虛渺了一點。

滕牧師將聖經的原則有效地應用在自己牧養的教會中，使我非常敬佩。但

某些同工看了此見證，可能有負面的反應。因自覺做不到，而會覺得自卑及有失敗感。但我們不應有此想法，因環境不同、恩賜不同、教會成員、資源、人才、處境不同，所以盡力而為，才是我們應有的心態。神要求我們能做一個忠心的管家，而不一定要我們有大成就。

我們的教會在一九七二年開始參予差傳的工作。我牧養的格蘭岱爾 (Glendale) 分會一九九五年差傳奉獻目標定為二十八萬元。原本定為二十五萬元，但蒙神恩待，已有二十八萬的認獻，希望年底可達三十萬。在近八至十年間，已有幾位資深會友蒙主呼召獻身為宣教士，在別國做跨越文化的工作。又有放下本身美好的事業而作全時間傳福音的工作，更有些會眾從事帶職事奉，及工餘攻讀神學課程，裝備自己。近數年間，我們的短宣隊也相當蒙神祝福使用，無論在本地、墨西哥或國外的短宣隊，都共有逾百人參加。在一人數為九百人的教會中，有百多人參加短宣，是一件相當值得感謝神的事情。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中，我們更大力推動，鼓勵更多人參加，奉獻自己被神使用。

(麥少文弟兄整理自訪問錄音)



作者為美國「羅省基督教會」格蘭岱爾分會主任牧師。

## 宣 教 心

龍維耐

本人謹就「以祈禱支持宣教士」和「堂會差傳教育」兩點，回應滕牧師的文章。

先談為宣教士祈禱。有一間美國人的教會，人數大約四百，多年來支持五十多名海外宣教士，他們支持我們夫婦也將近十八年。這教會每年不單有信心認獻「金錢」，更有信心認獻「為宣教士祈禱」。每天為宣教士代禱的信徒還要填寫卡片，上聯自己留著，下聯寄給這些宣教士。這重要的禱告事工則由「為宣教士祈禱部」執行。每年年底，我們都收到好幾十張「下聯」，真叫我們感動。

這教會還規定宣教士每三個月要寫三段代禱事項寄回去。每次填寫，自己不但不覺得麻煩，反覺得這是大福氣。這教會從堂會到前線，是以緊密的禱告網來維繫。他們在差傳的戰役中，又防守，又進攻。

現在來談堂會差傳教育。最美好的差傳教會是由牧師傳道帶動長執，再帶動全體會眾，以「教會的存在是為著福音的大使命」的精神來策動一切事工項目。如果牧師傳道沒有宣教心，長執及青年人帶動差傳就十分吃力，得不到講台的呼應，變成一年一次的籌款活動，或人有我有的時興節目。

牧師必須在講台、禱告、教導、探訪中流露出他的宣教心，這就是教育的基本原則。多年前有一位姊妹信了主後，每天的禱告馬上由為個人、家庭延伸至為朋友、同胞，一直到為全世界。後來她知道這就是「宣教心」，是神的心

意。幾年之後，她和夫婿一同前往少數民族當中宣教，直到今日。

堂會內的團契生活、小組共同事奉是差傳教育最隱藏，但卻是最落實的一個層面。例如在團契內禱告，有沒有為普天下，為最需要的地區禱告？有沒有按神的心意操練簡樸生活？有沒有為在異國出差的肢體禱告，求主也賜他們帶職宣教的心？有沒有在團契中操練胸懷世界的心？為甚麼環境的變動，就使一群群的基督徒移民去了？根源是在於缺少為主受苦，為國禱告的心志，這正是宣教士的心志。

華人在北美一般多借用白人禮拜堂。最近一些西方教會走下坡，許多華人教會又紛紛買下白人的禮拜堂，卻從來沒有為這個白人教會禱告！感謝主，現今有了自己的禮拜堂。可惜許多華人教會遇上西裔或非裔教會來借堂，卻不肯借。卻沒回想自己起初也是借別人的，為甚麼現在卻不肯也借給別人呢？

今日，從遠處或近處，從堂會定大策略以至探訪、輔導等等的教會生活每一環節，都能取得許多差傳教育的實物教材，也更處處反映出這教會是否真正地活出大使命的精神來！沒有異象，民就滅亡，有差傳異象的教會是活潑的，健康的，增長的。



作者為前任新加坡「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院長。



## 外層的祝福

蕭壽華

香港宣道會北角堂多年來蒙神賜福，然而我們所最深渴慕的，是要成為「賜福的管道」；我們常以「施比受更為有福」作為我們的金句，追求可以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堂會在推動差傳事工方面，嘗試按聖經的原則行事，讓教會可以成為「宣教的人群體」，現分述如下：

(一) 差傳教育：嘗試在不同層面推廣差傳教育，在主日學校開設差傳主日學、成立差傳查經小組（於差傳年會後，組織有興趣認識差傳者成為多個查經小組）、主日崇拜每季一次差傳信息，並經常邀請述職宣教士作見證；在文字方面，每雙月出版差傳特刊、每月一次在崇拜週刊內以「牧者心聲」形式，傳遞差傳異象及宣教士代禱消息。

(二) 差傳關懷：在堂內積極組織差傳關懷小組，現有七組差傳小組分別關懷不同地區的宣教學工。差傳部主動邀請堂內廿多個團契分別負責聯絡、關懷不同的宣教士，並在團契聚會時經常報告宣教士的代禱需要。教會也特定每月第四週全教會祈禱會為差傳祈禱會，分別以不同的形式，介紹各處宣教工場的需要，並邀請宣教士分享。在差傳關懷的推廣上，教會不斷努力在各級年齡中推展差關小組，成立年長者及少年人的差關小組，也在兒童團契內引導兒童製作心意卡送與宣教士。

(三) 差傳活動：除了每年一次大型的差傳年會外，每年按情況籌備差傳綜合聚會、教會領袖差傳座談會、兒童差傳大會（以模擬旅程方式，讓兒童跨越民

族界限，體會宣教士的生活）、少年差傳大會等；另外每年組織二至三次短期宣教活動，在出發前提供訓練及語言上的裝備。

(四) 差傳奉獻：九四年教會的差傳預算為港幣五百五十多萬元，弟兄姊妹在差傳年會期間，以信心認獻方式，承諾在一年內分期奉獻；過去多年來實際奉獻額總比認獻額為高。九四年差傳經費約六成用作支持二十八名宣教士或夫婦及其他海外宣教需要，其餘經費則用作支持本地二十三項福音事工及堂內差傳事工（包括本地菲律賓女傭宣教工作）。

(五) 前後支援：教會差派一對儲備宣教士（本堂會友）前往九龍一地區植堂，並鼓勵堂內各團契、小組經常前往支持新堂的各项福音事工；另外儲備宣教士也協助母堂的差傳推廣工作，以個人的異象及見證，挑戰弟兄姊妹投身差傳工作。九五年五位傳道同工將會輪流前往宣教工場，支援本堂差出的其中一位宣教士，每人將帶領一信徒前往，在工場事奉一個月，再返回母堂原有崗位。

我們渴慕神在我們當中興起更多宣教士，現今被差出的均是專職宣教士，但我們盼望今後更積極地鼓勵弟兄姊妹考慮作帶職或支援宣教士，以不同形式投入宣教工場。願我們所作的，配得上主已經給予我們的厚恩。



作者為香港「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

# 差傳訓練的前景

羅曼華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差傳事工將會為華人教會帶來喜與驚。一方面亞洲將會成為普世差傳事工的重點洲：在那裏有最多「未得之民」，幅原最廣闊的宣教禾場，以及千千萬萬對福音最開放的心靈。這是我們喜樂地為主收割的時刻。但另一方面亞洲差傳殊不容易：在那裏有最廣大的貧窮人口，對基督教誤會最深的政治領袖，最根深蒂固又不為所動的經典宗教。亞洲的差傳難度若與以往兩世紀差傳事工最成功的南美洲和非洲比較起來，就像大山與小丘之比。這事實反映了前人的差傳經驗未必足夠應付明天亞洲差傳的需求。我們必須問：那麼我們應如何從事差傳訓練才可以把握面前的差傳良機，而在高難度的挑戰下仍能運籌帷幄，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以下是筆者回應這問題的一些建議。

## 1. 集中差傳訓練的人力

談到差傳訓練的人力就必須先了解何為差傳訓練。差傳訓練是一種專門的訓練，並非一般同文化的駐堂教牧訓練。以最明顯的例子，宣教士的訓練內容來說：在一般聖經、神學和事奉技巧之外，並要涵括了差傳神學、歷史、現代趨勢、組織、策略和方法等，民間宗教和比較宗教等，跨越文化生活、福音事工、工場研究和領袖學等，以及宣教士心理健康、屬靈操練、個人與家庭生活等等。由此可見，差傳訓練的人才才是「另類」的神學教育人才，他們必需經過

特殊訓練和宣教的經驗才可以勝任愉快。

目前華人教會的差傳訓練人才是嚴重的「貧血」。曾受差傳訓練又委身差傳訓練的人才少之又少，況且他們更是四散東西，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神學院中各自獨力地支撐一點點的差傳訓練。在此情況之上，西方的差傳學院因洞悉亞洲差傳的策略地位，而竭力爭取華人同工投身，構成了華人差傳訓練人才「失血」的危機。

綜合以上所說的華人教會那有限的差傳訓練人才面對三方面的需求：從速培養華人差傳訓練的「新血」，訓練亞洲所需的宣教士和其他差傳事工的人才，強化西方差傳學院的亞洲差傳訓練。要迎合這些需求，我們必須在亞洲集中差傳訓練的人力，為華人教會提供更豐富和實質的差傳訓練。除了集中華人差傳訓練同工之外，並要招募其他資深的亞洲和西方訓練同工，以短期形式參與我們的訓練事工。一方面我們借用他們的經驗鞏固華人的訓練。另一方面，讓這些國際的同工藉著實際的訓練參與有所學習，回國後可以強化他們各差傳學院的亞洲差傳訓練。

## 2. 持守結合差傳研究和差傳生命力的訓練策略

差傳的策略往往是在實踐中探求的。面對高難度的差傳事工，這種實踐與探求是必須也是必然的發展。目前在亞洲千變萬化的宣教工場中已出現了多種



的差傳新形態和新趨勢，但就它們的優劣與成敗的經驗作反省及深入探討的卻不多。這就說明了亞洲差傳訓練是一條需要繼續披荊斬棘的新路線。也因此，沒有人已完全掌握了這裏差傳訓練的秘訣，許多的訓練路向是要朝向繼續研究和探討的進路。

在高難度的差傳事工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差傳人才的差傳生命力。差傳的人必須歷艱險而不後退，幾經淡漠而不氣餒。差傳生命力的根源是建基於聖經的堅強差傳信念，沐浴於主愛的滿足，體驗福音拯救大能的驚喜，和屢歷父神信實而建立的安全感。

因此，明日差傳訓練的策略是必須結合差傳研究和差傳生命力兩種重要的元素。使差傳的人才一方面具備研究者的心態、眼光、知識和技巧，可以在變幻的差傳事工中靈活應變。另一方面，又熟練於隨時隨地回歸安息在那永恆不變的生命之源的秘訣。

### 3. 認定差傳訓練的環節

顧名思義「差傳」訓練的環節最少包括了「差者」訓練和「傳者」訓練。

雖然神是最終的「差者」，但在地上，堂會是明顯地從聖靈接受了「差者」職份的群體（徒13:1-3）。「差者」的責任是在教會群體中教導差傳和推展「差者」事工，特別是不斷栽培信徒作宣教士，差遣他們進入工場。「差者」的領袖就是堂會教牧同工、差傳委員會或差關小組的成員、差傳主日學老師、差傳小組或差傳團契的導師，以及各差傳工作小組的成員如短宣、差傳年會、差傳特刊、差傳壁報板的籌委和負責人等等。我們要為這些領袖提供「差者」訓練。

「傳者」的責任則是把福音、差傳資源和宣教士送到並用於宣教工場。今天「傳者」的角色就由宣教士、差會和那些從事近文化或同文化宣教的福音機構扮演了。「傳者」的領袖除了宣教士以外，還有差會和上述福音機構的領導人，包括董事和各層次的同工，最重要的當然是總幹事了。我們要為這些領袖提供「傳者」的訓練。

### 4. 從事多形態的宣教士訓練

在「傳者」訓練中，最重要的是宣教士的訓練。今天亞洲的宣教士，為了要迎合各工場上的宗教、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因素和當地教會的需求，是以多種形態出現了。他們有從事直接宣教如佈道、植堂、牧會的。有從事整全宣教或福音預工如教育、科技、醫療、經濟和心理健康等之建設的。也有在高齡而開放的工場從事神學訓練、差傳訓練和差會建設的。在時限方面，有長期宣教，有短期宣教的。在工作性質方面，有專職宣教，有雙職宣教，有旅遊趁機宣教，也有退休後以生活形態宣教的。在地區方面有長駐宣教，也有巡迴宣教的。這些不同形態的宣教士需求不同的訓練。我們必須靠主的恩典，努力開闢多形態的宣教士訓練課程。

### 結論：

雖然亞洲的差傳訓練是充滿了挑戰，但我深信差傳的主拯救世人的熱心，必要速速成就此事。



作者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宣教學講師及《薪火相傳》作者。



## 開荒宣教時機

徵求短期（短期宣教）及長期（接辦教會）宣教伙伴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羅15:20

同心合意，分工合作，為神的國度爭取  
「未得之地，未得之民」。

靠主恩典，在過去三年中，大使命中心短宣隊前後十多次在俄國多處開荒佈道，並栽建了三處華人教會（哈巴市、莫斯科、聖彼得堡），實在看見神的帶領。

大使命中心是宣教拓荒者，一切開拓了的工場及建立了的教會，都交託給有經驗有負擔的教會或宣教機構負責牧養及栽培工作。如此，大使命中心同工們可以繼續開荒宣教工作，開發新工場，建立教會。

大使命中心今年計劃三次派遣短宣隊去下列地方向當地人及華人傳福音，建立華人教會，歡迎有宣教負擔的同工同道參加，一同事主，有意者請即早連絡：

□四月19日～五月2日

前蘇聯南部回教地區：阿拉木圖Alma Ata (Kazakstan)、  
畢斯克Bishkik (Kirghistan)

□七月12～25日

東歐：布達佩斯Budapest (Hungary)、  
布拉格Prague (Czech Republic)

□十月11～24日

前蘇聯南部回教地區：  
塔什干Tashkent (Uzbekstan)

今天是在中亞細亞佈道建堂前所未有的機會。中亞當地的人及那邊的華人都需要福音，在當地甚多大城市中都有不少華人，最近得到消息在距離阿拉木圖不太遠的地帶，有十萬以上的華人，他們是在清朝左宗棠時代從陝西移民來此定居，他們仍會說陝西話，俄人稱他們為「東干人」，因為他們是從東方來的。他們中間沒有任何福音工作，更沒有教會，他們實實在在是一群「未得之民」。四月的短宣隊將分出一部份隊員到他們中間傳福音，主若賜給得救的人，我們也盼在他們中間建立教會。

# 被遺忘的東干人

—— 生活在中亞細亞的華人實況報導

辛民

從十六世紀末哥倫布完成環球航行起，人類進入了一個地理大發現時期。隨之，那些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種族，部族不斷被所謂文明世界發現。進入二十世紀，人們便憑藉先進的交通和通訊工具及傳播媒介，逐漸加深了解與交流。無論是巴布亞新畿內亞土著，或是非洲南部原野矮小的布須曼人；無論亞馬遜熱帶叢林中的母系制印第安原始部落，或是生活在北方冰原和格陵蘭島的愛斯

基摩人，都不再與外部世界隔絕，而有了更加頻繁的聯繫。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知道，竟有一支擁有三十萬人口之眾的中國人後裔，在長達一百餘年的時間與祖國及海外華人社會；甚至整個外邊世界相隔絕，鮮為人知。他們就是現居住在前蘇聯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毗鄰地區的「東干人」。

今天你若駕車從伏龍芝出發，往東經托克馬克城，再往東一直沿伊塞克湖



北岸行駛，定會驚訝於眼前的景象。來往於大街小巷，勞作於田壟地頭的，都是中國人面孔的人們，加上他們所講的陝西方言，會使你的好奇心倍增。如果有幸遇著婚娶的場面，那生動地再現於眼前的承襲中國清末的民俗風情，更使人興趣盎然……。你不禁要問，這些「中國人」是甚麼時候、甚麼原因遷居到這裏來的？

### 東干人的辛酸史

早在清朝末期，1866年間，在中國陝西省，爆發了回民起義（清史稱「回回亂」），遍及關中的扶風、興平、咸陽、西安等地，並向西北部的甘肅、寧夏等地擴展蔓延。1867年清廷派遣兵部尚書左宗棠統領清軍對回民起義大舉鎮壓。1868年起義的領導人白銀虎率殘部及家眷共八萬五千之眾，開始向西潰逃，也揭開了此後十七年艱難歷程的序幕。他們穿過貧瘠的隴西高原，踏過祁連山的皚皚白雪，經過河西走廊的千里曠野，出星星峽，入黃沙滾滾，荒無人煙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戈壁一帶，最後從南疆沿阿克蘇河向西北橫跨天山山脈，於1885年進入中亞吉爾吉斯坦境內的伊塞克湖地區，歷時十七年。在這十七年中，這些陝西回民歷盡圍追堵截，浴血廝殺、饑餓、嚴寒、酷熱，大多數人倒斃在這延綿近萬里的路途中。

從1885年起，這些得以逃生的陝西回民，就在吉爾吉斯坦扎下根，開荒耕種，生養兒女。在此後一百年的歷史中他們與外部世界絕少聯繫；一方面由於他們純農業公社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局限

，加上封閉的心理因素和背景（文化）、種族特質的差異，使他們的生活始終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他們居住的這個中亞地區，初為俄國沙皇統治的偏遠殖民地，到本世紀初又淪為蘇聯的一部分；專制制度下的少數民族，其民族特性更遭輕視和抹煞；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回民的後裔近乎成了蘇聯社會的邊緣人。另一方面，他們因曾遭清廷屠殺、迫害，產生對立和懼怕的心理，又因惡劣自然環境的阻隔，使他們與中國的聯繫完全斷絕。

儘管在這樣的處境下，他們仍以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建立了新的家園。他們以農業為本，種植蔬菜瓜果，辛勤勞作，因而生活較為富裕。在習俗方面，仍保留著濃厚的清末陝西農村的傳統，如房屋的結構、婚禮風俗、語言、飲食習慣、禮節等。他們的子女都在政府設立的學校接受免費教育，當然是完全的蘇聯教育，接受俄羅斯的文化。但陝西方言仍是他們「圈內人」交流用的主要語言。漢字早已完全丟棄了，他們的陝西方言中俄語詞彙越來越多，語音也越來越含混不清。……他們正是生活在這雙重的文化背景中，默默無聞地長達一個世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隨著蘇聯的行將崩潰和中國大陸社會的進一步開放，這些中國人的後裔才第一次與中國取得聯繫；歷史上「陝西回民起義」倖存者的命運才公諸於世。

這些陝西回民的後裔，在蘇聯被稱為「東干人」，這是因為在二次大戰後，蘇聯政府在做民族調查及確定工作時，他們對政府說他們是從東邊（東方）來的，陝西方言讀作「東岸子」，故他



們被蘇聯政府定為一個新的民族「東干族」。

在這個地區居住的除了上述東干人外，還另有一批中國人及其後代。他們是本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之際「越境」從中國新疆進入蘇聯的，約有十萬人，散居在阿拉木圖及其周圍地區。

### 向東干人宣教的良機

我們希望通過這篇報導，能引起華人基督徒、教會及差傳機構，對中亞地區的四十萬華人及其後裔的靈魂的關注。現在是福音傳播的最好時機，首先是眾所周知的原因：蘇聯解體，政治向民主化邁進，福音的大門已經打開了；再者，中亞國家都是傳統的伊斯蘭教地區，但七十年的統治同樣地遏制了伊斯蘭教的勢力，恐怖的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此還沒有溫床，故傳播福音的工作不會受到外部因素的阻撓，也不會遇上

在某些伊斯蘭教國家對福音排斥的情況或某些不安定地區（如柬埔寨）出現的危險或恐怖事件。

自1992年韓國宣教士在卡拉干達建立第一家朝鮮族人教會以來（在整個中亞五國有一百七十萬朝鮮族人），到今年八月僅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一地，就已有近三百家朝鮮教會；而同期在整個前蘇聯的中亞地區還沒有一家華人教會。

望全世界華人基督徒、教會和差傳機構能以基督的大愛，切實關心中亞四十萬華人的命運，並極速地差派大批宣教工人，赴中亞地區展開福音事工。

（這個報告是作者三次訪問了在俄羅斯暫居的「東干」商人之後寫的。作者也曾先後在俄羅斯各地與「東干人」或熟悉東干人情況的華僑有過簡短接觸。）

□作者是中國大陸學者，在俄羅斯進修期間信主。



阿拉木圖的市容。

# 至死忠心的主僕

## 黃漢森牧師

(1949 - 1994)



### 生平略述

黃漢森牧師於1949年11月16日出生於香港，父親為機械工程師，經年在輪船上工作。黃牧師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兩位兄長，下有弟妹各一；母親為虔誠基督徒，將孩子們自幼便帶到教會；她雖未受正式教育，每日卻殷勤讀經禱告，並經常祈求神揀選她一個孩子，來全時間事奉祂。

讀初中時，黃牧師在一次夏令會中接受耶穌作救主。此後，他熱心研讀神的話，一心追求屬靈的事。兩年後的夏令會中，透過哥林多後書五：13-21，神向他發出呼召，要他作勸人與神和好的福音使者，於是他歡然將自己獻上，作為活祭，任神使用。

中學畢業，工作一年之後，黃牧師進入海外神學院接受造就(1968-1972)。第一個服事工場在證主出版社(1972-1974)，後來在天道書樓擔任編輯，並參與新譯本聖經的研究工作(1974-1977)；同時開始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就讀(1976-1980)；以後，任種子出版社副總幹事兼總編輯(1977-1982)。1982至1985年，黃牧師到洛杉磯福樂神學院進修；返回香港之

後，便參與華福運動，擔任出版部主任(1985-1989)。

黃牧師於1976年與馮潔霞女士結縭，他們是海外神學院前後屆同學；婚後育有子(敬諾)與女(敬寧)二人。

1989年，黃牧師再度到洛杉磯，擔任北美華福的事工主任，並繼續在福樂神學院進修宣教學博士。在將近二十年事奉的歲月裏，每個週末，黃牧師便在各教會作教導、佈道的工作；他曾在四間教會擔任過青年團契導師，以及部份時間的牧者。1992年6月，黃牧師舉家遷往托倫斯市，開始在洛杉磯靈糧教會粵語堂作全職牧養的工作。

1992年12月，黃牧師經檢驗得知已罹患大腸癌，並感染及肝。在醫療過程中，身體雖然備受煎熬，他卻毫無怨尤，對神總是感恩，並且忠於牧者職守；即至最後數月，依然盡力參加崇拜與禱告會，愛主愛人的榜樣，成為眾人的激勵。

1994年11月19日傍晚，黃牧師跑完了當跑的路，在家裏於睡眠中平安被主接去，享年四十五歲。

## 用生命來事奉

黃漢森

在踏進全時間在一地方教會牧養之前，常聽見人說：「牧會不同其他方式的事奉，是要用生命來事奉的。」當時有點不以爲然，哪種事奉不需要用生命？經過這段日子，特別在身體的軟弱之中，便深深感受所言非虛；也懂得辨別用生命與用其他來事奉的差異。

一、用一股熱誠來事奉——神學院剛出道的時候，有的是年輕的力量、內心的熱情、對理想教會的憧憬、對福音擴展的抱負，由裏面迸發一股的熱誠，推動著自己馬不停蹄地竭力事奉，有如初生之犢。這是能動性最高漲、氣勢最暢旺的時期，但缺點是不易持久，經不起失敗挫折的考驗，也容易落在自高自義和批判別人的境地。

二、用知識學問來事奉——熱情受到打擊、很容易產生進修的念頭。在進修後，較習慣用理性去分析問題，在具體的處境中不再輕易介入感情，也擁有巨額的資料庫可以教導、講授、勸勉。但單用知識來事奉，使事奉者與弟兄姊妹間形成隔膜，減低真誠的激勵交流，而且書本上的學問，也不一定被會眾消化吸收，或實際地貼切適應處境的需要。

三、用專業訓練來事奉——有牧者接受了心理輔導、行政管理、或宗教教育等的專業訓練，便看自己是某某專家，來對教會的問題診斷開方，對症下藥。部分信徒肯定會得到幫助，但事奉者若只持守此種角色，並在牧養中把範圍規限到自己的專業中，結果信徒全面的需要就會被約減，教會生活的本質起了變化，甚至某些層次的問題也被忽略，無法顧及。

四、用責任感來事奉——要作牧養的工作，只是基於已被按立爲牧師，又被聘任在某堂會事奉，既然承擔了此職份，不能不盡忠盡責地完成教會大小事項。發自內心的責任感值得稱許，但只爲完成責任而勉力爲之，便很難享受事奉中的喜樂、滿足、成就感。遇到棘手的問題，更會出現敷衍塞責，或耍太極，推託拖延等流弊。

五、用經驗來事奉——在教會日子久，牧會經驗日益豐富，便會陷在用經驗來「照版煮碗」、「依樣畫葫蘆」般循例行事。一切照章辦事，凡事循規處理，教會事工的運作十年不變，變也只是形式花款，裝潢點綴，實質上是原地踏步。經驗在牧養上固然能使人有智慧，能預早知悉難處，也可以幫助化解許多因協調失當而引起的矛盾。但單憑經驗，往往會作出先入爲主的判斷，把變化多端的問題樣版化，不求革新，也難新鮮振奮人心的氣息。過度倚重經驗，也會窒礙年輕而有創意的事工建議與機會。

六、用生命來事奉——除上述五端外，還有一些常見而易於偏差的事奉的動力，如用恩賜、用關係、用現代科技等等。舉一反三，筆者不必贅述。本文所強調的，並不是在牧養事奉中不需要熱誠、學問、專業訓練、責任感和經驗，這些都是教牧生命內涵和質素的一部分，但用生命事奉是不容讓這些成爲事奉的主導，乃經常在聖靈和真理的光照更新下，與其他取得平衡。

熱誠需要加上生命的深度和圓熟，學問知識需要加上愛心和謙柔，專業訓練需



要加上屬靈的辨別和敬虔，責任需要加上委身和犧牲。經驗更需要真誠的自省和開放的心胸作為平衡。不要忘記，牧師在牧養過程中，自己也在不斷成長，而沒有成長是無須付出代價的。

用生命事奉更深一層的意義，是教牧必須用生活作榜樣，去印證所傳的道。在我得知身患大腸癌並擴散到肝臟時，一位會友很友善而率直的對我說：「牧師以前講過這麼多道理，現在是以身行道的時候了。」我默然地接受了這個挑戰，因為這正是傳道人的十字架，也是特權。

我這傳道多年的人，是否熱愛生命勇於向病魔抗爭，深知「萬事互相效力」？是否有不畏死亡的陰冷，無懼於要面對面見神，向主交帳的把握？若要與世界永別，世上萬物真的再無值得留戀嗎？能夠堅持神是信實慈愛，會看顧孤兒寡婦嗎？在藥物治療帶來身體痛苦和緩慢的衰弱中，仍然靠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樂嗎？要承當病人的角色，在在需要照顧看護，而非以能者強者姿態出現，我能接受這種被動、被服侍的身份而不自卑自憐嗎？在需要長時間休息，不能殷勤工作的情況下，我仍有價值嗎？仍然可以進行使人獲益得造就的事奉嗎？

以上種種，還有一連串涉及信仰的意義、苦難疑惑、現實的需要等問題，排山倒海而來，窮於招架。當人生的許多遮蓋和保障被剝奪得一乾二淨，而會友眼睛卻擦得雪亮時，成為祝福或帶來絆倒，就成為能否用生命來事奉的試金石了。

感謝神，祂知道我們只是瓦器，真正能發出莫大能力的，是內中的寶貝。用生命事奉，或許就是當我們天然的生命都隱退，叫那寶貝毫無攔阻地流露的事奉而已。

本文轉載自《牧養與更新》第三期（一九九三年十月）。

作為一個牧者，若是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的話，就包括了傳道人生命的兩方面：一方面就是 active life——傳道，對外宣講神的話；另外就是 contemplative life——默想祈禱，在神的面前和在密室當中，好好的跟神相交。當我看聖經的時候，聖經提到的事奉，也有這樣的意思。例如：耶穌出生之後，他母親把他帶到聖殿去，聖殿內有女先知亞拿。她年輕的時候已寡居了，在聖殿內一直事奉神，禁食有幾十年的時間。她好像沒有做甚麼，但是，她的事奉是甚麼呢？就是在神的殿內禁食、禱告、等候以色列的救贖者來到，她的事奉是靜態的，集中在聖殿內親近神。還有，初期安提阿的教會，有五個牧師和教師，他們開始宣教工作之前，就禁食、禱告，然後聖靈就跟他們說話。所以，禁食祈禱的事奉是有很明顯的優先次序。那個事奉，不單是每天一定要開很多的會議，要辦很多的事情，要做教會的CEO，然後才算是事奉。當然，事奉有時候不能不開會，不能不做關懷、訓練同工及教導的工作，那些我們不能避免。但是事奉真正的本質，最首要的，是我們能夠安靜退到神的面前，去默想、仰望等候主，去親近神。耶穌基督自己四十天受魔鬼試探引誘，被聖靈大大的充滿祂，滿有能力，然後出來傳道。他傳道的時候也是抓著每一個機會，安靜退到山上和曠野禱告，所以這個 contemplative life 及 active life 是二者並行的。

（節錄自黃漢森牧師在「教牧靜修營」[9/14-16/94]中分享的信息。）

## 教牧感言

編按：黃漢森牧師生前常寫「牧者感言」給他牧養的會眾，這裏刊登的是他在動了大手術剷除癌瘤後所寫的一篇。

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

新年快樂！願恩惠、平安、喜樂、能力，從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歸給您們，使您在迎向轉變的新年度中，在祂裏面心意不斷更新、變化，活出主的豐盛和榮美。

回顧一九九二年，我們一家經歷的轉變不少，但除夕晚上，一家四口圍坐主前，卻在逐一數算神的恩典，獻上感謝的禱告。兩個孩子都感謝神帶領我們來到濤浪市兩間新學校，和這家教會，更為天父的看顧，保守而讚美祂。

他們並非不知道父親的病或母親的勞苦，因為我出院回家後，一家人曾流淚擁抱，我也坦誠的讓他們知道，要是天父的旨意要接我回家，我最捨不得的就是他們。眼淚，竟然是我們一家、以及我和師母這段日子個別在神面前，彼此在一起，和間中在弟兄姊妹中化解了冷漠、距離、傷痛、驚懼和彼此相融的溶化劑。

對我來說，流淚是近年罕有的，除了八九年中國大陸民運期間，五月底在滂沱大雨下站在水深及踝的維園抗議及「六四」後在香港中環隨著象徵性的靈車遊行哀弔血濺廣場的學生時所流悲憤的熱淚外，就只有在岳母和母親安息主懷，以及在萬崇仁牧師的安息禮拜中的哀傷之淚。

令我熱淚盈眶的原因，主要不是對死亡或痛苦的恐懼，而是對生命的不捨，對家人的依依，對自己靈命在神面前光景的痛悔，以及對主內弟兄姊妹捨己的關懷、愛心和情誼的深切感動。感謝神，使我經歷淚水的洗滌和淨化，以致更深體察神的悲痛、人的有情，更願學習與人的疾苦共鳴，也更欣賞和感激弟兄姊妹所付出的代禱、愛心、禮物、探望，帶來的水果、食物、湯水！這或許就是成長吧！

詩人說：『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詩篇六十六：12）；又說：『他們必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八十四：6）。我深知道，在走這條必經之路時，主會引領同行，施行改變轉化；也竭誠地謝謝您們相隨扶助。手術後我身體已大致康復，胃口和睡眠都很好，下週二（1/5）開始第一次化學治療，連續四週，每週一天一小時，休息二週後再重複。我們一家極需各位肢體代禱記念。一月九日的「教會禁食祈禱會」，也盼望您能參加，為神家守望，投入屬靈的爭戰。

願主使我們凡事靠主有力量，行走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主內末肢

黃漢森 謹上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



## 天父必看顧

——訪黃漢森師母

□請分享在漢森患病後，你們的掙扎與體驗；又在整個過程中如何經歷神？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4:8-9）。

真想不到，個子高大，身體素來強壯的漢森忽然查出患上了不治之症，認識我們的人都難以相信和接受。

"God doesn't make sense"，我對神說：「你好幽默，同我開了一個大玩笑，正當神的國需要工人，神的家需要牧者，我的兒女需要父親，我需要一個伴侶、拍擋、同工之時，你竟讓漢森面對死亡的威脅。」我不知多少次流淚逼切地為漢森禱告，求主醫好他的病，延長他的年日，但神似乎容讓病情繼續惡化下去。我和漢森不看環境，只緊緊地抓住神，有一天就為主多活一天，當我們一息尚存時，仍要讚美祂，高舉祂。我們深信神有絕對的能力可以行個神蹟，完全治好漢森的病，但神更有絕對的主權去行事，我們只好學習信靠和順服的功課。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詩119:109）

「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應許的話，叫我有盼望。這話將我救活了，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詩119:

50）

在整整兩年的磨煉中，神的話語成為漢森和我每天的安慰和盼望，也幫助我們有能力繼續去事奉主和見證神。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6:18）

每天早晨，漢森總是以感謝為祭獻與神，他大聲說，「多謝天父，又賜我新的一天。」晚上，他安靜地禱告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他隨時都準備好去迎見神。其他的時間，漢森總是不斷地為教會和眾信徒禱告、祈求。此外，唱詩歌讚美神也成為我和漢森不可缺少的生活內容。每當我們唱詩時，我們的靈會被提升，心裏得到莫大的釋放。有一位姊妹對我們說：「見到你們在苦難中仍笑容滿面，真要為你們感謝父神。」是的，我們這位又真又活的神，用祂的慈愛、能力、平安、喜樂重重包圍我們，托著我們。

從92年12月開始至94年11月，漢森不知進出過醫院和醫務所多少次，但他從不怨天尤人。他一方面完全信靠順服神，另一方面盡了自己的責任，完成了所有治療的過程。每個醫生、護士及其他醫護人員，都稱讚他是一個罕有的好病人，他勇敢樂觀，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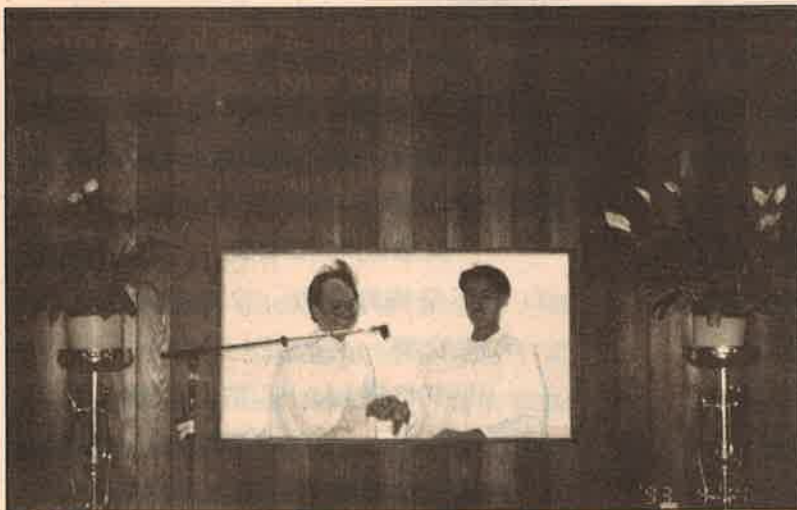
文有禮，忍耐合作。直到最後一分鐘，漢森仍是那麼平靜、安穩，主的平安充滿他的心，如江河般湧流到別人的身上。漢森心中有神的道，神的真理使他產生一種生命的定力，能面對死亡而不畏懼。他深深體會到基督已勝過那掌死權的魔鬼，凡相信祂的就必得著永生的盼望。

感謝父神，把我和漢森放在一起三十多年，雖然他已離開我，但我們的愛是永不止息的，有一天我們要再相見。

□你與漢森一起生活，有那些深刻與難忘的經驗？

我與漢森自小在同一個教會長大，蒙召後在同一間神學院受造就，曾在同一個學生團契任導師，後來更在同一個教會配搭事奉。漢森的恩賜和負擔是在文字工作上，我卻是對牧養教會有負擔。

漢森心中有道，用生命去實踐聖經的真理，他把基督耶穌放在首位，以神的國和神的教會為念，正如基督耶穌在路加福音 14: 25-27 所要求門徒



的：「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愛神過於一切，甚至家庭。但他是一個盡孝道的兒子，是一個溫柔體貼的丈夫，是一個肯捨己的父親，他是我和孩子的好榜樣，每當跟他在一起，總有一種安全和滿足的感覺。他有豐富的感情，有君子的風度，有廣闊的胸襟，能尊重接納別人，也能耐性專心去聆聽，他善解人意，常能設身處地為人著想，與他交談，實在是一種享受，我會不知不覺地被他充實了我的生命，開闊了我的思想。

漢森喜愛讀書，逛街時一定要去書局。他無論到甚麼地方，手裏必定拿著一本書，他從不浪費光陰。

他極少流淚，但在講台上卻被聖靈感動，哭過好幾次。他曾為中國大陸學生之六四事件悲傷難過。他胸懷普世，關心全世界的福音事工。

他是一個樂觀、不怕困難的人，面上常常帶著笑容。即使在病痛中，仍是「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他忠心、勤勞，關心有需要的人。接觸他的人都覺得他的生命有內涵，說話有份量，思想有深度。

我喜歡聽他講道，讀他

九三年四月十一日於「洛杉磯靈糧教會」為兒子敬諾施浸。

的文章和書信，更喜歡聽他唱聖詩；他的聲音雄壯，滿有感情，把詩歌中的信息都唱出來。

過去短短的兩年多是我和漢森最難忘的日子，我們全心全意去牧養洛杉磯靈糧教會粵語堂，實實在在地經歷「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的，因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也深深體會到真正工作的是神自己，我們不過是祂的器皿和管道。在這時期，我和漢森日夕相對，常有機會手挽手，肩並肩地散步，分享我們內心的世界，談論神國的事，也常為教會和信徒的需要代求。

感謝神，透過漢森給與我夫妻真誠的愛和無微不至的關懷。漢森曾對一好友說：「我就簡單啦，一閉上眼睛就可以安息主懷，但潔霞就唔簡單啦，她要承擔各方面的責任，會好辛苦的。」

有一天，他睡在床上，一面哭，一面對我說：「我病了，有你來照顧我。將來你病了，有誰來照顧你呢？」

漢森，請放心吧！你雖然不能親自照顧我和孩子，但天父必看顧我們，時時看顧，處處看顧。再者，神所取去的，祂必以自己來代替。我知道前面的路不容易走，但我深信十架不會重過主的恩典。

□你希望弟兄姊妹怎樣為你們一家代禱？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 24:15下）

這是漢森和我二十多年來的心志



八四年九月於洛杉磯「中華主恩教會」按牧典禮後。

，他已作完主工，比我先行一步回天家，我願意繼續走主的路，忠心事奉主到底。求主讓我的兒子敬諾（15歲）、女兒敬寧（10歲）能夠和我同心，順服主的旨意，完成主的託付。也請為我的事奉工場禱告，求主清楚引導；無論何往，願主同在，願聖靈同工。感謝父神，最近給了我兩個寶貴的應許：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賽 54: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世事常變幻，人情有改變，我們雖一無所靠，但神是我們唯一的靠山，因祂的慈愛和平安必不離開我們。

# 您永遠不老

—— 懷念黃漢森牧師

倫志文

您的死訊如刀刺心  
淚如血流成一道鮮紅的記憶  
暗地傳來您的笑靨和聲音  
細說平生

他逝世的消息終於遠渡而來，我彷彿看見一紙斷線的風箏在青冥的天空飄浮墮落，無力彷徨，滑入了死蔭的幽谷，無處尋蹤。已經一個月了，失眠流淚不過是尋常生活中輕淺的變奏，失落與哀傷持續成爲了習慣，精神有時會無端跌跤，倒栽進黑不見底的深淵，尋尋覓覓，「漢森兄，您去了那裏？」歸去來兮，人世間不過是客旅寄居之地，雲外之天才是您的家，您的根，您的懷抱。我們曾經在此紅塵結伴同遊，觀看人間的喜怒哀樂，遙聽遠方有戰爭、哀嘆眼前的罪惡，焦慮和感慨，感謝神我們還有一個知己，可以傾訴彼此的升沉起落。然而，有時候生命走到某個地步便叫人難堪、無奈、傷心、失意；山一程，水一程，總有崎嶇路不能同上，總有寂寞水不能同游，這一程，我竟不能陪您走過。

八一年底，我參加教會主日學，選修「新約導論」，教師就是漢森兄。當時他是種籽出版社的總編輯，還未被按立爲牧師。那時我唸浸會中文系，還有半年便畢業了，正考慮找一份教書工作

。一次上種籽交還一些筆記給他，好奇問及編輯工作的內容，恰巧他們要加添編輯人手，商談之後，便決定我八二年六月一日上班。上班第一天，他便請我吃午飯，言談間，他讓我感到親切隨和，似朋友多於上司。當日種籽出版社就只有我們兩個編輯，加上空間小，我們側對而坐，因此造就了我們許多交談的機會，他的經驗和學識就在問答之間傳遞給我。上班不到兩個月，卻聞他要往洛杉磯福樂神學院進修，對我這個初入行的編輯來說，心底戰兢猶豫可想而知。漢森兄在他赴美前個多月，便將編輯書籍的功夫悉數傳授給我；儘管囫圇吞棗，我編輯的根基是他栽培的。後來我在種籽出版社工作至八三年底，對一本書出版的過程已清楚了解，對整個香港華人基督教的出版事業也有了初步的認識。

八四年九月，我加入了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文字部，想不到一入華福便八年光陰。華福開了我的眼界，闊了我的胸襟，教我識得普世華人教會的軟弱和需要，而更難得的是認識了幾位同工好友。八五年七月，當時華福文字部主任林來慰先生（當年還未被按立爲牧師）要赴美進修，漢森兄來華福接替他的職位。如是我們又重逢了。因爲我們久沒有聯絡，再見有一種陌生感，而



華福文字部編輯設計同工合共十多位，他的責任很重，不能如以往一樣只照顧我一個，那時我們的關係比較疏淡。直到八七年春，我需入院做補耳膜手術，正擔心手術費不夠，入院那天上午我仍上班，漢森兄交給我一個信封，囑我回家才看。原來信封內有字條有現金，錢不是借的，而是他本著主內弟兄的愛送給我的。我心裏感動，康復上班後我開始多注意他，發覺他待下屬從不疾言厲色，即使同工犯錯，他從不當面斥責，只有私下交談，了解前因後果。他脾氣好，不以法治人，乃以情感人，同工反倒不好意思放縱。

在香港基督教機構事奉，稍有名氣的傳道牧師總難免能者多勞，在教會證道，做團契導師之外，漢森兄還在神學院兼課，還任不同機構的董事、委員之類，曾經一天開四五個會，奔波往返華福。我看在眼裏，心中不忍，便主動多幫助他處理一些我力所能逮的行政事務，亦因此我們的關係密切起來。出版部事無大小，他都跟我商量，我們就成爲了事奉上的知己，有時在他的辦公室內

閉門密談他種種的煩惱，我一一記在心頭爲他禱告。他總是忙得休息不夠，我也曾勸他減少事奉，他唯唯諾諾，之後忙碌如舊，別人找他，他不忍說不，似乎不知道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我無可奈何，發他脾氣，他不惱不怒，因爲他明知我愛他。

我看他從來沒有公餘時間，有時他看見一些新書出版消息，便託我代買。我們有一個共同大嗜好，就是愛讀書、買書、談書，書令我們有說不盡的話題；但我們的興趣重點也有不同，他偏歷史，我好文學。不過說到底，我們是以文字結緣，我走上文字事奉之路，也因爲他。讀書之外，我見他工作擔子太重，有一次便試約他去演藝學院看歌劇〈卡門〉，想不到他一口答應。以後每逢有好電影上演，我便邀他同去，從〈芙蓉鎮〉到〈布拉格之戀〉，他對電影藝術的興趣日濃，畢竟他是個感情豐富的人，電影中不同角色的命運觸動了他的心靈，教他更體會人類的處境，敏感信眾的需求。看電影，他真是百忙之中陪我，每次散場，他總急趕回家，匆匆的腳步不過是他對家中妻子兒女的牽掛。

八八年是我們最深交知己的一年，我有寫日記的習慣，那一年的日記就是我和他交往的一本歷史。寫日記的過程，我不單更了解他，更了解我自己；他就在我的筆下成了我深愛的大衛，我亦

九二年七月黃漢森牧師於「洛杉磯靈糧教會」講道。



成了他心中的約拿單。昔日感情，有文字可徵，此刻不敢翻看，怕想起難捨。

八九年七月，他一家去北美華福事奉，臨別我送他的只有一封信，以筆名發表，刊於《今日華人教會》，道盡我對他的感情和期望。臨行我幫他收拾辦公室，單是書和期刊就裝了近百箱，多少編輯刊物的意念都是受這些書的啓發，《今日華人教會》和《教牧分享》若能稍稍造就不同地區的華人牧者傳道，漢森兄肯定功不可沒。那時候，人和書我都捨不得。有時回想神的帶領，我不過是輔助他完成了神交託他在華福要完成的使命。他有五千銀子，加上我的一千，以六千賺了另外六千；我們再以一萬二千賺了另外一萬二千，再以二萬四千賺了另外二萬四千。可惜，我們終須一別。

他去了北美之後，我們很少通信，但心裏都彼此記掛，不能忘記的是我們曾經同工的歲月，如金珍藏在記憶之中。九〇年五月他母親因直腸癌病逝，他回港奔喪，我們在紅磡萬國殯儀館再見，恍如隔世。後來我陪他買些衣服，他送我一條領帶，這是他送我的唯一紀念品，繫住了我一生的記憶。九一年七月，第四屆華福會議在菲律賓舉行，他先回港與我們華福聯絡中心的同工會合，遇上七月六日的萬崇仁牧師的安息禮拜，我陪他到深水埗崇真堂，他坐在我右邊，其間他哭起來了，我還是第一次見他毫不隱藏地流這麼多的眼淚。想不到三年半後，他也死於肝癌。

在馬尼拉的第四屆華福會議，我們同屬新聞組，負責《每日快訊》，報導每一天大會的消息和內容，這是我們最

後一次同工。回港後我到機場送行，他囑我有機會去北美看他，想不到我一直沒有成行，機場一別便成永訣。

九二年九月我辭去華福的事奉，全時間在香港科技大學進修文學，一償我多年的心願。同年十二月我接到他的來信，告知我他患了腸癌，施手術時發現癌細胞已擴散至肝，我心頭中一慄，惴惴不安。以後，我幾乎一個月便給他一次長途電話，聽見他的聲音，心頭才稍覺寬慰。後來知他病情穩定下來，加上我在大學的功課和工作太忙，便少了打電話和寫信了。直到去年（九四年）十月十七日，我接到華福一位同工的電話，知道他的肝癌已屆末期，西醫無能為力，我心緒凌亂，幾番躊躇，終於在香港時間十月二十二日凌晨一時致電給他，他還有精神關心我的近況，談到自己的病情，他閒閒道來，我卻有一種難言的傷痛。他婉轉地問了我一句，問我會不會去看他，我勉強說功課太忙走不開，其實我怕看見他消瘦了三十多磅，怕自己承受不住而精神崩潰。

十月二十四日，收到他十月十五日寫給我的卡，熟悉的字跡，陌生的感覺，字裏行間他透露自己時日無多，十分掛念我。二十五日，我流著淚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感謝神讓我認識了他，我們是主內兄弟、是知己、是同工，我今生今世不會忘記。之後，我連日情緒不穩，夢中有淚，也不知道向神祈求了多少次；然而，我信心不夠，我知道我們不會再見，在今生，在塵世。十一月十六日是他生日，我寄了生日卡給他，香港時間十一月十七日凌晨一時，我再致電給他，心跳得厲害，我不敢祝他生日快

樂，只想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師母接電話，說他身體很虛弱，但他仍勉力接聽我的電話。

「我很弱啦，多謝您的信，卡和照片都收到了。」

「您開課了沒有？」

「我有精神再寫信給您。」

.....

「您不要傷心，用心唸書吧，我叫潔霞跟您講。」

這是我最後一次聽見他的聲音，我抓住話筒強打精神跟師母應答，心裏巴不得飛到他身邊，緊握他的手，見他最後一面，陪他走過最後一程。十九日，喪鐘終於敲響了。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  
每個人都是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沖刷掉一個土塊，  
歐洲就少了一點；  
如果一個海角，  
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莊園被沖掉，  
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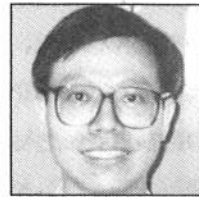
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損失，  
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  
所以別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  
它為你敲響。

親愛的漢森兄，您知道嗎？（您一定知道）您離去我的生命便彷彿失去了一部分，不再完整。您走過了死蔭的幽谷，越去越遠，去到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我深信您比以前更釋放更自由，時空再不能阻隔我們的愛，或在雲端，或在樹上，在花間，在草叢，在綠波，您都可以來去自如，從此我不須在遠方等待您的笑靨歸來慰我的寂寞，

不如您在我入睡以後來夢中訪我，告訴我您的靈魂真正快樂，死亡並不可怕，抹去我的眼淚教我安然等待與您永恆的相聚。您死了嗎？不。您只是換了一個生存的方式，在天之涯海之角為我們祝禱。您豈會忘記世上億萬的未得之民，普世的華人教會，基督教的文字事工，還有您的妻子兒女，還有我？以後我不用再牽掛您是否休息不夠忙碌奔波，我知道您所去之處不會有眼淚、痛苦和憂傷，那是一塊超越人間悲苦的樂土，在那裏您與主耶穌同在，永遠不老。

（謹以此文遙寄給葬於洛杉磯玫瑰山崗的漢森兄，紀念我們一段難得的友情。）

轉載自香港《時代論壇》，386和387期。



作者現為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生，主修文學，並任「香港神學院」部分時間中文科講師。



九四年七月十六日黃漢森牧師主持婚禮，女兒敬寧作花女。



## 書生、謀士、勇將 ——我所認識的黃漢森牧師

陳惠文

早於七十年代，我已聽到「黃漢森」的名字，而且他也是七六年第一屆華福大會彙報的編輯委員之一；可是我們未有機會謀面。直到八二年初，他申請華福與中神及福樂神學院合作的華人文化與宣教訓練課程時，我們才第一次見面。黃牧師在美國進修期間，我們的聯絡也不多。

八五年七月黃牧師暫時放下宣教學博士的課程，舉家返港，投入華福聯絡中心事奉，接替當年八月赴美進修的林來慰牧師，負責出版部的工作。於是，我們成爲同工。

其後的一年，可說是我在華福十多年的事奉中，最值得懷念的一年。我們一班年紀相若（相差不到五、六年）、負擔相同、不分彼此的同工，在當時華福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帶領下，各盡其職；雖然個性迥異，卻是互補長短，盡力發揮了團隊事奉的精神與果效。黃牧師在我們這一班同工中，年齡稍長，經驗較多，做事也較穩重，儼然是我們的兄長。

黃牧師在華福事奉共七年之久；八五年七月至八九年七月在香港華福聯絡中心，八九年八月至九二年六月在華福北美辦事處（後改稱華福美國聯區辦事處）。而我在這段時間大部分在進修或被外借，因此與黃牧師在同一個辦公室

共事不到兩年半的時間，但願從一個前同工的角度，就我所認識的黃漢森牧師，與各位分享，一同悼念這位愛主愛人、緊守崗位、忠心事奉的神僕。

黃牧師在文字事奉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不必我多贅述。但他除了是翻譯、編輯能手之外，更是：

### 一、學術人

相信每一位曾過訪黃牧師辦公室的人，都會羨慕他藏書之豐；其實那只是他藏書的一部分。逛書局、買好書是黃牧師生前的一大嗜好。黃牧師去世後，當我有機會與林來慰牧師、師母協助黃師母整理藏書時，才知道黃牧師涉獵的廣闊。各類聖經註釋、神學、宣教、教會歷史等參考書和工具書當然不在話下，就是中外文學、文化、哲學、歷史、社會研究等等人文科學的參考書都應有盡有。他收藏期刊的豐富相信比一些中、小型神學院的圖書館更多。

黃牧師不只是藏書家，更是讀書人，喜歡鑽研學問，不斷求進步。他對自己的寫作要求嚴格；不僅要言之有物，更要旁徵博引。記得有一位他同期的同學告訴我說：「漢森寧願申請 Incomplete（延期交論文），也不會隨便交一篇未合他心意的文章。」誠然，黃牧師是一個態度認真、精益求精、注重學問的人

，這從他所發表的文章中，可略見一二。

## 二、思想人

黃牧師好讀書，但不是書獃子。群書的啓發，豐富了他思想的內涵；實際的經驗，加強了他分析的能力；因此，沒有那種書生論政，予人不切實際的感覺。

八五、八六年時，我們的事工策劃會議，是預早分發議程及事工計劃草案，讓大家有充分時間思考、修改，甚至重擬計劃草案，然後再一起討論。總幹事更鼓勵我們以書面方式發表意見，並於會前互相交換，使各人有充分時間咀嚼消化。猶記得黃牧師的建議往往是最仔細、最全面的。每一個課題，他都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建議，對我們很有幫助。

另一方面，由於黃牧師的學識豐、見聞廣，他非常精於研討會、福音會議的內容策劃，曾協助多次研討會，甚至福音會議節目內容的第一次草擬，以供籌備委員會或節目部委員作參考。他是多次會議節目內容的原始策劃人，但這個事實卻鮮為人所知。

## 三、實踐人

九二年春，黃牧師對華福美國聯區的同工表示，很多人覺得華福的異象未能實際應用到教會中。他立定心志校正這種看法，願意親身嘗試將華福異象落實在教會事工之中。於是在同工的同意下，當年七月，他放下華福的工作，全時間在洛杉磯靈糧教會粵語堂工作。

多年來，黃牧師都積極參與教會事

奉，所以對牧會的事務不會陌生。甫到任，即為弟兄姊妹編寫查經課程，對教會的發展充滿信心。可惜，不到半年，黃牧師即罹患癌症。肉體雖受到多方的折磨，但他意志堅強，靠著神的恩典，仍然負起各項牧養工作，因為他深信「生命的事奉」勝過「言語的事奉」，而這段時間更是他「行道」的時候。因著他的榜樣，教會弟兄姊妹更積極參與事奉。主也特別恩待他們，將得救的人數不斷加給他們。黃牧師在離世前的主日，仍堅持坐著輪椅到教會中見證多位弟兄姊妹的水禮。

在他患病這兩年間，我沒有聽過他口出怨言。他不願意服用止痛藥，免得精神不能集中，不能思想，他願意清醒地經驗神每天給他的恩典。在這段時間中，他對家人、對同工、對朋友仍是那樣謙和，沒有半點兒暴躁。

黃牧師英年早逝，的確是華人教會的一大損失。但願他為我們立下的榜樣，能激勵華人教會產生更多有生命內涵、有思想抱負、有學術造詣、有實踐負擔的工人。



作者為美國「福樂神學院」  
跨越文化研究博士生，前  
「華福聯絡中心」執行幹  
事。

弟兄姊妹若奉獻支持「黃漢森牧師子女教育基金」，支票抬頭請寫「Bread of Life Church」，並註明是「黃牧師紀念教育基金」，寄往：  
Bread of Life Church, 22525 Kent Ave.,  
Torrance, CA 90505, U.S.A.



# GCOWE '95:

##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Towards World Evangelization —Dan Krause

On May 17-26, 1995, over 4,000 grassroots mission-minded Christian leaders from over 200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ill gather in Seoul, Korea, for the Global Consultation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GCOWE '95 is neither a congress nor a conference, but rather a working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planning meeting towards the goal of "A Church for Every People, and the Gospel for Every Person, by the Year 2000." Prayerfully, GCOWE '95 will add to the momentum building already in process towards world evangelization.

Attendees were carefully chosen by their peers in each country through a multi-year process. Selection criteria included ministry credentials, personal faith, bridg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spiritual maturity, faith, vision, team building and leadership skills. Because participants are already highly motivated, GCOWE's primary purpose will not be inspirational, but a working consultation—a mid-decadal assessment and chance to refocus evangelistic strategies for the rest of this decade.

In each country, participants are presently hard at work preparing for GCOWE '95. Each country has been asked to consider these questions:

What are the current realities in your country?

What are the current trends?

What is the God-given vision/dream for the country and its role in the world?

What are the factors bearing upon whether the dream(s) can be fulfilled?

What are the priority tasks to fulfill the dreams?

What is the long-range plan (Five years—

from Jan. 1, 1996 to Dec. 31, 2000, including specific steps and measurable goals)?

What are the action plans (annual strategy summary statement)?

What is the best structure to carry out the five-year plan?

A global survey process is presently underway to shed important light on these questions. Included are country-by-country surveys, people group research, field surveys, and city surveys. Results of these surveys will be summarized geographically by region and country, then compiled for a global picture.

Students of change have long known of the powerful "unfreezing" effect of collectivel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problem?" By collectively assess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realities and trend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participants and their networks will be more open to God's "new wineskins", new methods and vision to be considered at GCOWE.

The time at GCOWE '95 is partitioned into three roughly equal portions:

- 1) Plenary session time together,
- 2)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by interest track and task force, and
- 3)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by country and region.

Many attendees will represent both their country and a specific interest area. For example, the delegation from Brazil will include leaders in church-planting, saturation evangelism, prayer, research, mobilization of women, mobilization of youth, radio, as well as the other tracks and special task forces.



In the morning these Brazilian leaders could be learning specifically what God is doing around the world in their area of expertise. In the afternoon they would be considering and adjusting Brazil's national goals while networking with other Latin American leaders over issues in their country or region. In the evening, they could be learning about new resource networks (e.g. race reconciliation, Islamic Outreach) springing forth around the world, seek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utilize these new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and country goals.

Such powerful cross-pollination of new ideas and vision, as well as networking by gifting across continents, is only possible at a Global Consultation like GCOWE '95. Above it all, the Holy Spirit seems to work in powerful ways in large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God loves such unity of purpose and prayer in the huge diversity of peoples from over 200 countries!

Undergirding all planning for GCOWE '95—as well as that of the ongoing AD 2000 & Beyond Movement—is the principle of indigenization. Participants bring their own contextualized view of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to GCOWE '95, and bring away vision, tools, and network contacts appropriate for their own homeland.

---

**Powerful cross-pollination of new ideas and vision, as well as networking by gifting across continents, is only possible at a Global Consultation like GCOWE '95.**

---

However, attendees will not go away from GCOWE '95 with "solutions" to impose upon the rest of their country. Instead, through a process of key meetings and continued networking, new inputs from GCOWE '95 will be contextualized and owned down to leadership at the local level. This is why a major criterion for participant selection is the ability to serve on a team and collaborate. Participants bring national plans to GCOWE, to consider new strategic input. Then, the bulk of plan revision happens after GCOWE, with the local leadership in each country.



*The Korean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Torch Center) where several GCOWE '95 meetings will be held.*

---

Thus, GCOWE '95 is not the end of the planning process for the AD 2000 and Beyond Movement, bu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Important work will remain for many of those Christian leaders who could not go to GCOWE, as they participate in their ongoing national plan. These plans will be far better and far more effective with the spiritual and cross-pollination enhancement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such an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Global consultations are highly visible. In the case of GCOWE '95, the bulk of the work happen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Both the event itself,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before and after, are based on the movement's principles of leadership, vision-lifting through consultation, 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Church for Every People, the Gospel for Every Person by AD 2000" if we have the courage to go forth, and the will to do so. The unity and resources of the church at large is unprecedented. May the power and inspiration of the Spirit be upon us to get the job done!

*Dan Krause is on staff with the AD 2000 Movement as their Director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aken from *Mission Frontiers*, January-February, 1995 issue. Printed with permission.

## 南島風情

曾家彬

廿六年前神帶領我到加拿大植堂牧會，轉眼住在北國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早年在加中部沙城牧會，帶領一班留學生信主，那個小小的大學城教會，除了有不少留學生信主外，更有二、三十位蒙召獻身，今日在工場成為牧師和宣教師。現今在香港二間著名神學院有四位教授，其中一位教務主任，都是出自沙城。大學生工作是何等重要，牧會事工的價值是多大，這是我獻身傳道最大的滿足感。

我喜歡北國遼闊無際的草原，我喜歡白雪，我甚至喜歡寒冬，因為會令夏天更迷人更令人嚮往。一九七八年神藉著好友潘士謬牧師和滿地可丘氏兄弟帶給我南島的呼聲，就是南美一個小國蘇利南（前荷屬圭亞那）有幾萬華人需要福音。潘牧師抱著血癌之身到蘇利南去探察，他一對年幼女兒擔心而哭說：「爸爸，你有癌症，為甚麼要去那麼落後的地方呢？我怕你會死在那裏，為甚麼許多牧師比你年輕，又沒有癌症，他們不去？好像曾家彬牧師！」神藉著天真無邪的孩童點我的名，我怎能逃避？

一九七九年我和一家五口，被我的教會和宣道總會派往蘇利南作開荒植堂宣教工作。蘇利南位於巴西東北角，夾在英屬圭亞那和法屬圭亞那之間。這赤道國家，物產豐富，人種有黑人、印尼人、印度人和華人，華人多是客家人。因我生長在大陸客家潮州交界，故我能以客家語潮語講道和溝通。蘇利南華僑多屬廣東寶安客家，早期有幾萬人，後因獨立，不少移民荷蘭。當地客家人多經營餐館、雜貨店、旅行社、金店、百貨、汽車、油站、零件等，操當地經濟命脈。華人賺了大錢，但活

在世上沒有神沒有盼望，工餘時間就是飲食、賭博、夜總會、跳舞、聲色犬馬，生活十分腐化。一九七九年我們一家在當地華僑丘裕生、丘三民昆仲幫助之下，在他們巨宅的客廳開始聚會，傳福音，逐家探訪。他們兄弟早年得美國宣教士幫助接受主，經商大有成績，當地土生土長，生活有見證，藉著他們的關係，我們能直接打入華人社區。我就日以繼夜地展開逐家探訪，因為我能操客語，成為我逐家探訪的敲門磚。我在一年之內帶領超過五十多人決志歸主，其中三十位受訓練接受水禮成為建立教會的生力軍，直到今天那批信徒已成為今日蘇利南宣道會的領袖和執事。蘇利南的開荒植堂工作實在是興奮、刺激、難忘和十分有果效。

我們一家第一次生活在赤道熱帶地方，從寒帶溫度攝氏零下卅多度到赤道零上卅度，相差六十度。幸好我們沒有膨脹到炸開，但我們深深地愛上蘇利南，我們不會忘記客家人的熱情好客和濃厚的人情味；我們不會忘記人心饑渴，逐客探訪，不少人就在商店櫃台禱告信主；我們不會忘記蘇利南的象牙芒，又甜又滑，熱帶甜橙比新奇士更香甜可口，又新鮮又便宜的熱帶魚蝦海鮮，南島風情，蕉風椰雨，更重要是生命的改變，建立了一群有深厚友情而屬神的子民。

宣教要付代價，宣教也有說不盡的甘甜。



作者為加拿大「多倫多靈輔民宣道會」主任。



# 事奉主，永不退休

王永信

非常高興接到多年老友蔡興士會督的信。囑我寫一點關於教牧退休方面的感想，給我的題目是「事奉主，永不退休」！

這是一個充滿感性與體驗性的題材，相信諸位教牧同工們的看法不盡相同，因為神給每個人的帶領與處境各自有異，不過有一些基本原則及一般現象值得我們思考與體會。僅就個人有限的經驗與大家共同思想一下。

## 名詞定義

首先我們需要定明「退休」的意義是甚麼？「退」與「休」是一件事還是兩件事？其間有沒有分別與關連？

「退休」這兩個字一般來說是一齊用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生活到一個時候，因著年齡、健康或機構的規定等原因，必須放下他的職位，從「工作的人生」進入「退休的人生」。

但我們知道事實並不這樣簡單。「退休」的意思是否「甚麼事情都不再作」？當然不是！那麼「退休」到底是甚麼意思？怎樣作才算「退休」得合適？我覺得我們必須將「退」與「休」兩個字的定義分開講，給他們明確的定義，才能交待得明白。

### 一、「退」的意思

「退」的意思是指一個事奉主的人，因年齡或健康等關係從正式的職位上退下來，這裏所說的職位乃指正式的工作職位，如牧師、主任牧師、總幹事、

主任等，一般來說是有行政責任的全時間職位。（至於顧問性或義務性之事奉則通常不在此限，例如顧問、諮詢、主席、董事等）。

### 二、「休」的意思

「休」是指一個事奉主的人不但從正式的職位上退下來，同時在個人崗位上對主對人的事奉（如自由傳道、引人歸主、寫作、教導等）也「停止」了。

從這兩個字的定義中我們看出「退休」的涵義頗廣。現在謹就幾種目前現狀簡單分述一下，作我們大家的思想材料。以下是有關退休的幾種常見的狀態。

#### 一、也退也休

就是說一個事奉主的人從正式職位上退下來後，也停止了個人崗位上對主對人的事奉，好像有人曾說：「主任牧師不作了，道也不傳了」。

#### 二、不退不休

有些事奉主的人雖然年事已高，但主賜給他們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性，同時他們也沒有退休年齡的限制，以致他們能夠在職位上及個人崗位上繼續為主奔、跑、講、寫。

#### 三、不退而休

也有些事奉主的人不但在正式職位上白佔地土，而在個人崗位上也沒有事奉。



#### 四、退而不休

有些事奉主的人，從正式職位上退下來之後，在個人崗位上繼續不斷的從事對神與對人的事奉，他們比前有更多的時間，所以在個人事奉上比前更為得力。

以上四種情形不過是擇其要者，若詳加分析，則可有更多種形態。除去形態上之不同外，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如辨明神的旨意、神的引領、神的時間等，都是與事奉主之人的「退」與「休」有極重要的關係。

蔡興士會督願我說出我的年歲及一些在「退」與「休」上的個人經驗。我現在七十歲，蒙主恩典事奉祂共四十二年，在退休問題上也曾有過錯誤的辨別與判斷。這一個經歷，願與大家分享。

在一九八九年時我負責第二屆洛桑大會之舉行，當時我六十四歲，我與王師母都盼望在次年（我六十五歲時）從正式職位上退下來，然後在個人崗位上自由傳道，自由寫作，不再有職位，不再拿薪水，不再開董事會，不再籌錢！

於是我們開始積極籌劃，王師母願意重返舊業作護士以支持我們的生活。三十年前當我在底特律創辦中國信徒佈道會時之首三年，因無薪水，所以由王師母工作支持家用，但是今非昔比，她已經五十多歲，而且她只有密西根州的執照而無加州執照，作了幾個月的助理護士，結果收入低微，不敷應用。

因此不得不另想辦法，於是看見了自動洗衣店的一條路，此項工作不須學習，不須全時間，我們以為如此可以成就我們自食其力，自由傳道的願望。但是我們終於慢慢發覺，這所謂「自食其力，自由傳道」的意念其實乃是我們自己心中的願望，第一因為對於卅多年來在「機構」中的事奉形態有些倦意，第二因為願意在事奉裏被釋放，得自由。

但是神的時間沒有到！我們只顧自己的願望，而沒有清楚神的帶領，結果我們的計劃行不通！自動洗衣店不只沒有好處，反而每月賠錢。我不單沒有得到「自由」，反而工作的要求更重，旅行比以前更多。我現在仍然有正式職位，仍然拿薪水，仍然開董事會，仍然要籌錢！

我從痛苦中學了功課！中國有句話說「活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學不到」，確實有理。現在我同王師母有另外一個願望，就是我從現在到七十五歲是以「不退不休」的態度事奉主，七十五歲以後則盼望以「退而不休」的事奉形式終此一生！但是我們自己不敢再作決定，而是將此心意放在禱告中，求主的旨意成就，順服祂的主權和引領，一切在祂手中。

唯願主內同工們都能在「退」與「休」的事上認清主的旨意，主的時間。在原則方面，我們相信神對一般事奉祂之人的心意是，到了適當的時候，應該從正式職位上退下來，可是在個人崗位上的事奉，卻是應該「永不退休」！

我相信這是一個蒙福的態度，「該退時（正式職位）不怕退，該進時（個人事奉）勇敢前進」！對我自己來說，現今的生命與事奉遠超以往！我可以從心裏說，現在是"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最後，願仿效《老殘遊記》裏的兩句話作結尾：

願天下傳道人都退而不休  
是前生註定莫錯過好福份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會長及「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國際董事會主席。

# 評估美國社會 追求靈性熱潮之現象

Timothy Jones 著

邵樟平譯

為甚麼人們會對屬靈的事情關心起來？文化的改變可以替這現象提供部份的解釋。在二次大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美國人（baby boomers）已經步入中年，他們似乎正在為生命尋找新的意義。去年，基於人們對屬靈事物增加了興趣，《時代週刊》便特別刊載了一篇題為「與神交談」的主題文章。文章的作者宣稱：「假如民意調查是可信的話，那麼，這個星期就應該會有更多人樂意去祈禱，多於去工作、運動或進行性事。」

然而，這群步入中年的消費老手，一如既往地隨意選購屬靈貨品。有人投身巫術宗教（Shamanism）或禪宗的默想。又有人在大談「創造屬靈觀」（creation spirituality），甚至向「女神」祈禱。

教會歷史學家馬田（Martin Marty）言明這個轉變的實況：在六十年代，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作出結論，指「屬靈」在現代文化中已失去其意義和適切性。他更聲稱那種「古老的敬虔」已不合時宜。但是今天，馬田卻說：「靈性回來了，並且是激烈地回來……，我只能將這種對屬靈事情的關注，看成是這

一代的特別事情來處理。」他並補上一個例子：「單是信徒預訂退修營地，就要提早兩年預訂。」

不過，「文化的改變」只能為發生在基督徒當中的這一現象提供一個初步的解譯。按傅士德（Richard Foster）所說的，教會似乎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革命」。基督徒已較少熱衷於計劃和技巧，轉而渴望獲得更多屬靈的答案。舒利（Marshall Shelley）在《領袖季刊》（Leadership Journal）提到：「在牧師中間，已不像從前熱心於教會增長的方法，而多數尋求有深度的生命。」

## 教會應該如何面對這種屬靈饑餓不斷增強的情況？

首先，我們得弄清楚，並非每一個人對「屬靈」都抱有相同的理解。有些人強調集體祈禱；另一些人卻專注獨處默觀。某些人將祈禱看成是手中的彈藥，藉此來使福音征服世界；另一些人卻將屬靈看成是安靜，甚至是一種治療性的行為。只要將這些分歧的了解安立在穩健的聖經信仰之上，縱使它叫人感到有點眼花撩亂，但仍舊是健康的。



可是另一些打著屬靈旗幟的運動卻實在令人擔心。《童女時間》(Virgin Time)這本備受讚譽的書，記錄了一個婦人在屬靈事情上的多種發現。她談到自己「行奇事的本能」，並高談闊論自己對祈禱的衝動。但是，叫人難以置信的，乃是她完全不理會神是否存在的問題。這種目標不明、模糊不清的屬靈觀，只叫人感到摸不著頭腦，或只能觸動人的一些內心感受。

然而，即使是基督教的某些默想形式和「正心禱告」(centering prayer)，亦在暗示祈禱的內容是無關重要的。當然，有些時候我們與神作無言的相交是恰當的；但是，當我們要向神傾心吐意時，我們還是要認識神是誰。

屬靈生命的焦點乃在於神是誰的問題上，可惜教會整體在這方面的看法仍未一致。巴刻(J. I. Packer)指出，從自由派神學以來，「向進程神學那位基本上無能的神祈禱，跟向歷代復原派所信的大能之神祈禱，是完全兩回事。」

對於當代的屬靈觀，還有其他需要留心的地方。就如有時對經驗的過份強調。在十九世紀初哲學家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影響下，討論屬靈生命的自由派作家，有時並非按照歷代基督教教義來定義信仰，而是根據士萊馬赫的所謂「絕對倚靠的感覺」來定義信仰。比遜神學院(Beson Divinity School)的教務長佐治(Timothy George)說：「我們不否定經驗，但經驗必須接受聖經、教會、傳統和客觀標準的較正。」

新的屬靈追求亦須避免陷於自我中心(privatism)。祈禱有時不但沒有領人

遠離自我的陶醉，反而加增這種感覺。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牧兼實用神學教授彭尼爾(William Pannell)說：「教會必須奪回那些屬靈的光輝歲月，昔日走在社會改革前線的人，亦熱烈談論聖潔和靈命的更新，這當中並沒有矛盾。」在對屬靈事物感興趣的熱潮中，美國人似乎唯獨對建制的宗教有所保留。大眾認為沒有必要建立信徒群體，亦不需要彼此互相負責。對於這種看法，亞斯貝理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副院長麥浩倫(Robert Mulholland)卻持相反論調：「整全的靈命塑造，是「一個為建立別人的原故，而持續效法基督的過程。」

## 當教會認清了要留心的地方後，應如何作出回應？

我們要承認教會正處身於一個對屬靈事情感興趣的時期，並要以此為傳福音、訓練門徒的良機。福音派信徒或會認為，這回在靈命上再次出現饑餓的情況，只不過是一時的潮流。馬田(Martin Marty)卻辯稱：「我認為它一直是一種真正的饑餓。就如那用食物才能滿足的饑餓一樣真實。」調查指出，當很多美國人認為宗教組織已失去其應有的屬靈向度時，基督徒就要緊握良機。無疑我們可能正身處一個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世界，只要一提及絕對真理，便會引來嘲諷。但這亦是一個後現代(postmodern)世界，許多信仰的攔阻已經倒下。俄亥俄州達頓市聯合神學院(Unite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長史威(Leonard Sweet)說：「今天的人相



信神蹟和天使。我們並不需要為屬靈的真實性爭辯……我們的挑戰是幫助人有正確的信仰。」我們需要記著，分辨與懷疑是兩回事。人對敬虔的事重新感興趣，應該驅使我們重新尋回屬靈資源的豐富遺產，而不是要我們處處防範。

我們要為屬靈生命發展一套既有系統又合乎聖經的認識。正如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的靈修神學教授侯士庭（

James Houston）所言：

「我們不能將祈禱從神學分割出來，亦不能將神學從祈禱分割出來。若三一神是有位格的，並且在祂的自我啓示中可與人相交……那麼祈禱就不只是屬靈操練中的一環，或被視為早晨緩步跑的代替品。它乃是信仰的核心。」對靈命的餵養，不單是在主日學提供一些有關祈禱的科目而已。

我們要向新的或被遺忘的老師學習祈禱和靈命的功課。拜恩（David Bryant）說：「在這個國家，推動著這次禱告運動的巨大動力，將會逐漸來自城市中的黑人教會。」此外，我們將會在世界各地的信徒身上得著很多學習的機會。傅士德的相信，他最近所探訪的亞洲教會對祈禱和靈命塑造的嚴謹態度，要領先美國三至五年。

這亦提醒我們，要更深地發掘普世教會那些備受尊重的屬靈傳統。我們期

待信徒在這方面盡更大的努力，就如傅士德的「漢奴華希」（Renovare）小組一樣。這是一個由地區性研討會、「靈命塑造」小組、通訊和傅士德的著作聯繫起來的網絡，並以傅士德所提出的「基督徒信仰與見證的五條巨流」為其要素：靜觀（contemplative，安靜反思的祈禱生命）、聖潔（holiness，道德純潔的生命）、靈恩（charismatic，有聖靈恩賜的生命）、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富憐憫的生命）、福音派（evangelical，以福音為中心的生命）。

我們要在祈禱的事情上追求合一。就如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所指的「神的子民因特別的祈禱而產生外在的共識，與及可見的合一。」那些在祈禱會中求復興的基督徒，需要欣賞那些間中到修院靜修的信徒。醉心於中世紀神秘主義者朱莉安（Julian of Norwich）作品的人，亦需要那些喜歡用代禱記事簿為未得之民禱告的人來幫助平衡。若沒有這種開放的態度，祈禱運動只會帶來分裂而不是合一。

拜恩（Bryant）用過這樣的一個比喻：不同進路所發掘的乃是許多不同的「更新水池」：「對於靈命塑造來說，那些較為傾向於強調靜觀的人，是在挖掘一個較深的水池；有些人像我一樣，在挖掘較闊的水池。然而，我們正在談論那前所未見的事情，就是神要眾水池能夠匯流。」

「我們不能將祈禱從神學分割出來，亦不能將神學從祈禱分割出來。」

～侯士庭

## 這真是一次復興嗎？

任何屬靈的更新運動，都需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能清楚顯明它的終極意義。不過，我們仍要問：這次神要做甚麼事情？

神的工作似乎的確是有點兒「季節性」的。在舊約，在約西亞王或希西家王的領導下，帶來了遵守律法及敬拜的復興；另外，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領導下，百姓亦向屬靈的事情回轉。這些事情提醒我們，屬靈的委身可以有減弱衰竭的日子，但是亦有增強圓滿的時候。新約所記載初期教會的五旬節經歷，亦顯明神可以在某些時代有較明顯的作為。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已進入了一個屬靈更新的時代？

雖然我們不能預知未來的發展，但單單爲了教會不斷增多合乎聖經的禱告，便已經值得我們快慰。我們應該對將來滿懷期盼，某位福音派出版社的主管說過，我們目前在教會中所見證的，可能遠超過靈恩運動對福音派教會所產生的影響。

至於有些人認爲屬靈熱心的增加，乃表示我們正面臨一次新的大復興，這看法是對或錯，將來自有分曉。但是那些研究教會歷次「大復興」的人，卻深信那裏祈禱增加，神可見的回應亦會相應增加。

當然，祈禱和屬靈的熱心不能將全能的神變成扯線木偶。再者，屬靈生命並非經常會帶來可見的成效。而事實上，麥浩倫說：「我們可能正進入教會被篩選的年頭。」藉此神可以帶領祂的忠心餘民，進入更深層次的鍛煉中，使他們得著裝備去忍受這個越來越敵視保守

基督徒的文化。無論結果如何，聖經肯定神總會留心我們的祈禱。

十八世紀初至中葉的「大復興」提供了一個吸引人的先例。當一個階段所奔流出來的屬靈熱忱似乎瀕臨枯竭的時候，愛德華滋呼籲那些關心敬虔的人，爲神重新一次傾倒祂的聖靈而祈禱。當時，一些活潑的祈禱群體擴展至蘇格蘭（不久亦在美國各州擴展開去）。在這消息的激勵下，愛氏在一七四八年寫下這樣的話：基督徒應該「以非比尋常的態度向神祈禱，祂就會……傾倒祂的靈，復興祂的工作，並帶來祂的屬靈國度。」透過這種祈禱，「一段時間之後，宗教的復興便會逐漸被引進來。」

但在愛德華滋發出這預言不久，祈禱的聚會卻反而銷聲匿跡了。巴刻指出在一段短時間之內，它們並沒有帶來甚麼觸目的事情。但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的宣教熱情的突然興起，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會宣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及之後的循道宣教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相繼成立。這個被稱爲復原派宣教運動之春的現象，正如巴刻所言：「使人們不禁要問，兩者是否有關？」像兩後春筍般的宣教活動，是否與十八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祈禱運動緊扣相連？今天的屬靈奮興，說不定正在爲類似的巨大復興作好準備。

本文獲准節譯自 Timothy Jones, "Great Awakenings" (*Christianity Today*, Nov. 8, 1993.)



# 神國的筵席

林來慰

## 引言

古今中外任何國家，每逢重要慶典、節日或外賓到訪，均設「國宴」；每個民族或文化，亦十分看重吃喝飲食，華人或許尤為如此，累積了數千年的飲食哲學和藝術，居然有「食色性也」及「民以食為天」等偉論。

世上國家如是，神的國度又如何？是否也同樣有「國宴」，看重吃喝飲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只能從聖經找答案。筆者近年研究「神國」這個十分重要的聖經課題，發現在這大題目下，亦相當清楚浮現另一分題：原來由創世記到啓示錄，全本聖經自始至終亦時常提到吃喝飲食這回事。本文題目，是用聖經神學的研經方法，拿捏著「筵席」這個題目，從救恩歷史的記載，去追溯整理一個基本的「飲食神學」的輪廓。

## 一、一般古代近東背景

首先要交代的，就是任何小心讀聖經的人，都不難發現聖經中記載了不少古代近東一般人的文化生活，不可避免地都包括一些飲宴的場合。表表之例可舉：

A. 列祖——亞伯拉罕在以撒斷奶時「設擺豐盛的筵席」（創21:6）；以撒與亞比米勒起誓立約後，亦「設擺筵席」（創26:30）；雅各與舅父拉班和好，用石柱立約，後亦「吃喝」（創31:46）、「請眾弟兄來吃飯」（創31:54）。

B. 列王——古埃及法老王生日，「為眾臣僕設擺筵席」（創40:20）；大衛王為投誠的押尼珥一夥人「設擺筵席」（撒下3:20），後來讓亡友約拿單那瘸腿的兒子米非波設與他「同席吃飯」（撒下9:7, 10, 11, 13——預表天上大君王上帝讓蒙恩的罪人與祂坐席？）；所羅門王在夢中向神求智慧後，亦向神獻祭並「為他眾臣僕設擺筵席」（王上3:15）。《以斯帖記》一書的故事，更由七大筵席貫串起來，令人驚心動魄（斯1:3, 5, 9; 2:18; 5:4-5; 7:1-2; 8:17）。新約希律王生日「擺設筵席」大宴群臣，致使施洗約翰因此席丟了頭顱（可6:21）！

歸納這些事例，已可初步得一結論：古人（今人亦然）的筵席，大多有慶祝、立約等意味在內。

## 二、舊約中「筵席」主題之發展

### A. 在人類中

一揭開聖經，就讀到萬物起源的記載，更看見神在東方預備了一個園子名為伊甸，然後按照其形像和樣式造男造女，把二人放在園中，且對他們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創1:29）打從人類第一天活在地上開始，神已與人類立約，且為人類預備豐盛的飲食，一場約的筵席。猶記從前在 Westminster 神學院唸書時，



聽舊約老師 Bruce Waltke 博士解釋說，這就是神在伊甸園中為始祖設擺「生命的筵席」，這誠然是神學洞見。

可惜，始祖在這筵席上，不久就不歡而散了。蓋因神雖賜下多種蔬果可以吃，卻千吩咐萬叮囑他們不要吃那「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只一種而已！而始祖就偏偏在這有關吃的誠命上悖逆神，背叛聖約，結果遭神咒詛說：「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創3:17-19）原是生命的筵席，人類無需付任何代價而垂手可得的，如今卻因始祖被逐出樂園而與之絕緣，吃喝反變成痛苦的筵席，生存的掙扎。

下一次神為人類擺設生命的筵席，是到全人類犯罪惡極，遭神用洪水審判，但獲救的挪亞一家八口，出方舟後蒙神賜恩說：「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創9:3）這一場盛宴，顯然又與挪亞之約有極密切的關係，而洪水後的人，似乎比從前的人多了「肉食」，箇中原因神亦沒有解明，我們亦不便任意揣測。

## B. 在選民中

神不但為全人類設擺生命的筵席，公平地供給好人歹人的需要，也在特殊情況中，為祂特別救贖的選民預備與別不同的筵席，應付非凡的需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神藉摩西把以色列選民從埃及為奴之地救至曠野不毛之地，在此神用特別的方法，晨降嗎哪，昏賜鵝鶉，磐石出水，為漂流曠野四十年之久的子民天天擺設筵席。這種非常時期的措

施，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及後神供應先知以利亞、藉以利沙供應寡婦的需要等均屬此列，未能詳贅。）

但在選民出埃及前，神為其設定一種筵席，要他們今後世世代代遵守，就是「逾越節的筵席」（詳見出12）。這個筵席，尤其是其「中心主菜」——羔羊，就為聖經中的「筵席神學」開闢了一個更高和更深的意義和境界。這就是神藉以預表的，在末後的日子必為人類擺設的「救恩的筵席」。

在舊約聖經，「救恩筵席」的主題在詩歌智慧書中已開始更明顯地出現，例如家傳戶曉大衛的名句：「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詩23:5；另參34:8；36:8；63:5；78:19）。箴言書更把智慧人格化，說祂（其實是神自己?!）設擺筵席，吃其餅喝其酒者「就得存活，並要走光明的道」（箴9:1-6）。

到了先知書，「救恩筵席」的比方仍繼續出現，寓意卻更明顯，最突出的或許是先知以賽亞的信息：「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用陳酒和滿髓的肥甘，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賽25:6；另參55:1-2；66:11）

## 三、新約中「筵席」主題之發展

### A. 四福音

在四本福音書中，主耶穌基督的行事為人、神蹟及教訓，均充滿筵席吃喝的色調。

在行事為人上，祂根本很喜歡與人「一同坐席」（參路5:29；7:36；11:37；14:1等），而且同座的人竟然多是「稅吏和罪人」（路15:1-2）；到了一個地步，祂竟被人批評說「是貪食好酒的人」

(太11:19)！在教訓中，祂提過好幾個與筵席有關的比喻（如太22:1-14娶親的筵席；路14:15-24富戶的筵席）；在神蹟中，祂最少行過兩個神蹟是類似摩西所行、在曠野不毛之地用幾個餅和魚叫數以千計的人吃飽而有餘（太14:13-21; 15:32-38）。

而在約翰福音中，祂就特別用比喻說祂是「活水」(4:10)，也是「生命的糧」(6:34; 48)；祂甚至直截了當的說：「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51)，「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3-54)按足字面意義去理解主耶穌這些話的猶太人及我們，難怪聽後只會大吃一驚，以為耶穌是「吃人教」的教主！其實不然，耶穌的意思，不過是說祂來世為我們捨身流血，完成救恩，我們必須接受祂，祂就賜我們生命，有永生，正如我們吃了食物，食物進入我們裏面，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一樣。因此，祂在離世前，就設立了「聖餐的筵席」（參四福音均有記載的有關經文），提醒我們祂已廢除了舊約「逾越節的筵席」，另立新約恩典的筵席。

#### B. 使徒行傳以後

從《使徒行傳》開始，我們就看見初期教會一直遵行主耶穌的教訓，經常擘餅（即守聖餐），享受「愛筵」（徒2:42, 46）。歷世歷代的信徒，都知道聖餐的筵席，要不斷的恪守下去，「直等到祂（基督）來」（林前11:26）。（保羅在書信中，另有零零星星一些有關吃喝的教導，似多牽涉一般生活飲食問題

，在此不贅。）

最後，在《啟示錄》裏，就呈現一個十分富麗堂皇的筵席，叫做「羔羊之婚筵」(19:9)；這就是所有在基督裏的恩典之約內有分的神國子民，最後與三位一體的神坐席，享受永恆的同在。神與人，人與神，於此回復到墮落之前的光景——人不但可享受神所賞賜的一切，人根本就在享受神自己，人在神裏面得著全人（包括肉體與心靈）完完全全的滿足。

#### 結語

因此，從上文概括性的綜覽，可見神國亦有「國宴」，亦相當注重吃喝飲食這回事，但這宴會，主要是指到神自己就是人類的「食物」，而且不只在於物質方面，更重於屬靈意義。

中國人每逢吃完酒席，在杯盤狼藉之餘，就推桌喟歎一聲曰：「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但聖經卻告訴我們說：「天上有不散的筵席！」這就是在永恆裏吃個無窮無盡的、神國中的羔羊之婚筵。

中國人又有名言曰：「民以食為天。」但聖經卻又告訴我們說：「民以天（上帝）為食。」意思是說，神國的子民，應當以神自己作為真真正正的生命之糧。離開神，人永遠無法得到飽足。

中國人雖有數千年的飲食文化和智慧，但在聖經真理的亮光下，神國的飲食神學和智慧，顯然永恆深遠得多。



作者現任「洛杉磯國語浸信會」粵語堂牧師。



在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九五年一月二日，「大使命中心」在Glen Oaks舉行了第二屆歲末靜修營，主題是「屬靈分辨」。這裏刊登的是其中兩位參加者的見證。文末並附「回應篇」，幫助讀者更深入了解參加者的心路歷程，及思考如何應用在自己的靈命成長中。

## 苦難中見神恩

程真

苦難與美麗這兩個概念似乎沒有甚麼共同的意義，特別是對一個仍在苦難中掙扎的人來說，苦難很可能是心底最無奈和絕望的詛咒；是對幸運者的不屑和對不幸者的麻木。鮮花不屬於苦難，自由不屬於苦難，世上最美麗的一切都是苦難者眼中退色的底片。上帝？……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信主五年後的一個週末，我被一種力量驅使，心不甘，情不願地參加了靜修營。這次靜修營的主題是「心的再造」，在帶領者王志學弟兄簡短的講解之後，參與者各自開始了靜默的時間。

在環境優美的Serra Retreat，我的心卻充滿了恐懼和不安。是因為要面對那毫無掩飾的寧靜嗎？還是要再次面對自己那細胞硬化的心？差不多三十歲的生命不算太長，但是我自己卻非常清楚自己內心的病語有多厚。

剛開始的一個小時，心就像有千萬隻螞蟻在蠕動，越是想靜，越是心亂。想找個人說說話兒，又苦於要操練獨處

靜默，只好忍耐下來，在神面前回想自己之過去。想著想著，我的思緒突然停住了，我發現在想到某一件事時，我的心充滿了恨和痛。恨到極處，我甚至指責上帝的不負責任；痛到極處，我甚至不想再看到自己的樣子。我不斷地問自己和寧靜的天空：「在我被傷害而飽受痛苦的時候，上帝的愛在哪裏呢？在我迷失自己的時候，上帝的手又在何處呢？祂為甚麼不阻止那邪惡的行為而讓它發生在我的身上？」我一遍又一遍地責問上帝，回答我的始終是那可怕的寧靜。

慢慢地，我心的深處似乎有另外一個聲音極響地說：「饒恕吧，也饒恕自己！」這個聲音讓我不知所措：饒恕誰呢？饒恕神嗎？我被自己這個念頭嚇呆了，我怎麼敢饒恕神呢？然而在晚餐鐘聲響的時候，我笑著並大膽地向上帝說：「我饒恕你！」為的是讓自己被刺傷的心稍有慰藉。（現在看來，神在那時又一次被我傷害了，祂擔當了祂拯救的人無理的責罵和祂醫治的人的傷害）。



在晚上的聖餐儀式時，我們不斷地唱詠一首很簡單的詩歌：“O Lord hear my prayer, O Lord hear my prayer, When I call, answer me.” 曲調低沉的這首頌歌把我心底真正的渴求呼喚了出來——一個受傷者盼望被醫治的心願；一個被沾污的人渴望潔淨的希望；一個被遺棄的人期盼被接納的眼神。在不斷的吟頌中，我再也無法堅持自己的所謂清醒和理性，心門全部地打開了。在聖餐台前，我更是降服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腳前，一字一句地將自己的被傷害訴說給神，求祂的醫治和潔淨。十字架——那個苦難的標誌再一次讓我看到了耶穌基督所遭受的污辱，被自己揀選的人所出賣的痛苦及面對死亡和黑暗時的掙扎。然而祂是神，是降臨人間為人承擔的救贖者，所以祂無言地忍受了人所遭遇和製造的一切苦難和罪。那些苦難中也有我的那一份，那些罪當中也有傷害我的人的一份，祂一個人全部承擔了。我似乎從十字架上看到耶穌慈祥的目光告訴我：「壓傷的蘆葦我不折斷，將殘的燈火我不吹滅。」靜修營之後，王志學弟兄繼續對我進行了跟進的輔導，使我得醫治的心更快地康復。

九四年年底，我參加了第二次的靜修營，這次主題是「屬靈的分辨」。我們學習掌握一些屬靈原則，來分辨自己或群體的思想、行為是出於光明或黑暗。其實，我覺得真正信主的人甚少在是非面前分辨不出甚麼是出於光明，甚麼是出於黑暗，更多的時候是我們愚頑的心不願意順從光明而已。在平時繁忙的生活中，我們有意無意所犯的罪時常被自己的言辭或忙碌所遮蓋。久而久之，我們便失去了跟從光明、抵抗黑暗的能

力。而靜修營正可提供一個環境和機會，將這一切隱藏的罪曝露在真神面前，讓人看到自己的過犯而懺悔。對我個人而言，這次靜修營給我有更深的醫治和建立，讓我看到神在我經歷的苦難中對我的拯救、帶領和自己在這經歷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神啊！——祂光明的手總是把破碎變成美麗的；是祂的手使我這生於北方農村的一個女孩沒有沉寂在泥土之中，讓我在一個相對開放的時代成長和受教育，給我開放的思想；也是祂的手讓我經歷人世的奸詐和人的罪惡。回想自己在被傷害之後的一段時間，對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幾乎徹底放棄了自己。但在我迷失的時候，神的手一直在拖帶我，保護我，而又在我跌倒的時候不放棄我。

可以說兩次靜修營我體會了神在我生命中不同的工作。我先看到的是在苦難中神的醫治；後又看到了神在苦難中的帶領，使破碎變成美麗的奇妙。當然我這一生才只不過走了將近三十年的道路，神的醫治或許並沒有完工，我自己內心的病詬也並沒徹底清除，甚至我還隨時有可能再次受傷害或傷害人。但是我堅信的一點是，只要我們願意常常退到神面前，就能在寧靜中看到神的手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就能聽到神的呼喚，就能有真實的盼望，就能在苦難中仍然看到上帝所給予在生命中所有的美麗。



作者現在格蘭岱爾羅省基督教會聚會。

程真姊妹這篇見證，觸及不少基督徒面對的困難處境：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生命中的創傷和苦難？程真的歷程是透過靜修營的機會，在安靜中回想自己生命中之傷痛；在安靜中聽到神「饒恕吧」的聲音；在寧靜的聖餐短歌中不再堅持自己的理性分析，透過順服神而默想苦難的十字架與她自己的關係而得到釋放。程真在第二次靜修營中屬靈體會再進一步：看見自己在一切傷痛之中，原來自己是蒙神厚愛的兒女（弗5:1）。神對她舊生命的棄絕和拆毀，原來是要給她一份更好的禮物——新的生命；神給她生命中許多風浪和苦難，原來是使她有志向和能力去承擔新的使命——為一切在苦難中的人禱告和抗爭。

一些靈修操練大師和先知的掙扎也印證了程真姊妹的經歷。十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飽經憂患，他認為人在苦難中單靠理性分析，不但沒有出路，反而會感到人生更迷茫、更不滿和更荒謬。人要超越苦難，便要離開「活在理性中」(walking in the understanding)的死局；人必須進入「行在聖靈中」(walking in the Spirit)，被神的靈引導、啟發。人學習聆聽神、信靠神，生命才得著鬆弛和慰藉；人學習放膽對神開放，生命才經

驗到盼望和喜樂。在聖經中，先知哈巴谷在理性思辨中，不能明白也不能接受他自己和他民族的苦難。公義的神為何用一個比以色列更不義的巴比倫民族，來懲罰神的子民？先知甚至要上守望樓與神爭辯（哈2:1）。但神的回應是給他看見神在歷史中的計劃，以至哈巴谷書是以理性爭辯、痛苦掙扎開始，卻以在靈裏的信心、快樂的頌歌為高潮作結束（參哈3:16-19）。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作為一個讀者，可能我們會同意，人生的逆境實在比順境為多。問題是我們怎樣處理和面對自己的苦難與傷痕。是一直的追問「為何」？一直回想「如果」？一心思考「怎樣」？我們是否願意跳出這個無奈、灰心及令人激憤的漩渦和死路？

程真姊妹在靜修中的起步和歷程，給我們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樣說來，有方向、有質素的靜修營，對基督徒生命的校正和塑造，實在關係重大。

□作者為香港「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證道堂」主任牧師，現於美國「福樂神學院」進修教牧學博士課程。



# 靜修營反思

## —— 一個中產中年人的掙扎

鄭明遠

每次參加靜修營對我的靈命都有大幫助，今次是學習屬靈辨別的功課。首先要辨明自己內裏的聲音，是來自神、自己或魔鬼。回來後，發現對聖靈的聲音敏銳許多，在平日生活中十分自然地做辨明的工作，對生活的試探及心中不良意念很快有警覺，立刻開始禱告求神幫助。

在靜修營中，有一段時間是用禱讀方法去讀馬可福音。原本是以一個上午去讀九章聖經，但我到中飯時候仍未完成第一章，原因是無法越過一章十八節。經文是關於耶穌呼召門徒的經過，當讀到「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在我眼前出現了這呼召的圖畫，門徒是這般毫不猶豫，毫無保留地跟從耶穌，內心問自己是否好像這些門徒一般？發現自己不敢肯定地回答。二十年前還是做學生的時候，在冬令會中決志獻上生命給神使用，為甚麼是那般容易和肯定呢？想深一層，當時自己身無長物，沒有甚麼不能夠放下來跟從耶穌。隨著年日的過去，擁有的東西愈多，世務纏繞，便有了許多不能拋開的東西：包括對現在生活的形式，不願意回到以前「捱窮」的日子。喜愛現在的經濟「自

由」，不須要像以前那般計算袋中的錢是否足夠過日子。加上旅遊是我極大喜好，很難甘心情願地放棄選擇渡假地點的「權利」。換言之，我墮落了。

記得自己當年曾經問艾德理博士怎樣知道神呼召我做宣教士？他所說的我大部份不記得了，祇記得一句話：「神呼召一個人做宣教士，一定十分清楚的，不會是含糊不清的。」於是這句話很容易變成藉口，既然神從未「清楚」地告訴我，他一定沒有打算呼召我做宣教士。而事實上自己許多時候故意不留心去聽，好讓自己繼續做王。於是我再次在神面前委身，但禱告後仍覺得有些言不由衷，有點自我欺騙的感覺。於是再繼續禱告掙扎，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靈裏才得釋放。

午飯後的下午是用來禱讀人生，讓聖靈引導自己去看神的恩手帶領和生命模造。以前操練這方面時，聖靈曾幫助過我，醫治我內裏不自知的創傷，寬恕及接納我生命中兩個十分重要的人物，除去我內心對別人的冷漠，挪去石心，換上肉心（詳參「哀慟的人有福了」《大使命季刊》第二期，45-46頁）。在這次的操練中，我們要列出十件希望在餘生要完成的事。我很快地列出幾件事，包括教育孩子成材，十年內清除債務（



不須要供屋)，可以提早退休去事奉神，甚至保齡球打三百分，一些必去旅遊的地方等等。

但當我再將每件事放在神面前禱告時，發現都不是必要的，甚至有些可笑的感受。再想清楚自己根本沒有為神有任何的大志，又看看自己並沒有有任何特別的恩賜及才能，不禁頹喪下來，一時之間甚為失落，對人生的意義起了許多問號。

過了好一段時間，天色漸漸黑了，山下的燈光開始明亮起來，在眼前展開一幅美麗的景象，忽然間彷彿有聲音在心中說：「看啊！山下的燈火是多麼美麗，但其中沒有一點是特別明亮燦爛的。你的人生也一樣，雖然不是一顆耀眼

的明星，但在神整個國度計劃中有它重要的位置，因為榮耀的不是個人，乃是神，所以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就能經歷到神的祝福了。」我立時頓悟起來，體會到神的愛，看到自己的人生十分暢順，沒有經過大災大難，沒有很困難的抉擇要掙扎。雖然自己是一個十分普通的人，常做配角，但在生命中遇到許多特出才華的人，自己在他們的生命中亦能有積極的參與及貢獻。我發現神愛我的心不少於其他的人，心中再次因安頓在祂的愛中而充滿了平安和感恩。



作者為藥劑師，「華人基督徒義顯社」董事，積極參與短宣和社會關懷等事奉。

## 回應篇

### 陳校慈

細讀明遠的見證，心中有很深的感受。一個中年人，卻不麻木於生活，不同化於社會，反而能夠真誠而謙虛地反省自己，實屬難得。明遠依著靜修營的引導，細列十件餘生要完成的事。但這些事在經過禱告的過濾和考驗後，洋洋自得竟變為尷尬可笑。禱告成為他生活和內心切實的考驗。明遠在沮喪之餘，繼續向神打開自己心門，而看見自己現在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雖然認為自己只是一個配角，卻能在別人生命中發揮積極的參與和貢獻。至於那從學生時代

便開始回應的呼召，明遠提早退休事奉的計劃，是否一個次好的選擇？這是明遠生命須繼續跟進尋求的事。安靜二天而能反思自己、校正自己，可見靜修營對於肢體有著迫切的需要和果效。

作為一個讀者，許多時候，我們在生活的安逸中迷失，不再反思自己目前在神國度中有何積極的角色；許多時候，我們的計劃和期望並沒有經過祈禱的考驗；更多時候，在我們心底重要而必須面對的事情早已塵封，不再處理。這種種失落可能帶來更迫切的需要和要求：在一、二天安靜中重新學習放鬆自己，整理自己內心的纏擾；在靜修中我們再一次地遇見自己和遇見神。

# 「大使命中心」 一九九四年財政報告

##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 1994 FINANCIAL REPORT

### 常費與各項事工

#### GENERAL FUND AND PROJECTS

	<u>JAN. - MAR.</u>	<u>APR. - JUN.</u>	<u>JUL. - SEP.</u>	<u>OCT. - DEC.</u>	<u>GRAND TOTAL</u>
<b>奉獻收入</b>					
<b>INCOME</b>					
經常費					
GENERAL FUND	66,038.56	96,730.52	121,721.57	159,231.48	443,722.13
指定奉獻					
DESIGNATED FUND	24,759.23	21,168.44	7,482.70	4,443.38	57,853.75
	<u>90,797.79</u>	<u>117,898.96</u>	<u>129,204.27</u>	<u>163,674.86</u>	<u>501,575.88</u>

### 開支

#### EXPENSES

經常費					
GENERAL	68,650.91	80,429.10	88,402.52	96,623.70	334,106.23
大使命季刊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7,981.02	7,486.13	8,750.37	8,591.94	32,809.46
薪火相傳課程錄影帶					
MISSION EDUCATION VIDEO	11,041.74	1,612.50	5,848.22	1,070.06	19,572.52
深化靈命事工					
SPIRITUAL FORMATION		2,332.40	1,384.78	486.82	4,204.00
俄國事工					
RUSSIAN MINISTRIES	16,341.76	22,589.10	23,403.72	3,641.59	65,976.17
尼泊爾事工					
NEPAL MINISTRIES		4,528.48	10,116.11	27,677.17	42,321.76
牧養新栽建的教會					
NURTURING OF NEW CHURCHES		5,095.16	14,283.15	10,844.65	30,222.96
	<u>104,015.43</u>	<u>124,072.87</u>	<u>152,188.87</u>	<u>148,935.93</u>	<u>529,213.10</u>

### 搬遷計劃

#### RELOCATION PROJECT

搬遷計劃收入		338,420.34	338,420.34
INCOME FOR RELOCATION			
搬遷計劃開支			
EXPENSE FOR RELOCATION		8,536.91	8,536.91

差者胸懷普天下 傳者足跡遍萬邦

# 「薪火相傳——堂會差傳培育事工」課程錄影帶

羅曼華博士



粵語版已經出版

國語版即將推出

課程共十四課，有兩大教材：十盒錄影帶和一本助讀本（每位參加者需各備一本）。前十課以錄影帶和助讀本為主要教材，後四課則交由導師和學員根據助讀本的引導自行研討，並按著堂會的需要，而制定更有效的差傳策略。

「過去，華人教會雖已開始差傳事工，但對差傳的認識尚只限於領導階層，未能深入會眾的意識之中。相信本教材將是開路先鋒，在各堂會的會眾當中，打下差傳的基礎。這將是華人差傳運動更廣更強推開的礪階。」——滕近輝牧師

## 八大優點：

1. 灌輸最新的差傳概念，配合二十一世紀的差傳事工發展；
2. 由華人學者編寫，切合各地華人教會的背景和需要；
3. 詳細講解由基本差傳概念到差傳事工的實務；
4. 幫助堂會把差傳事工系統化，減低行政和資源的重複；
5. 由經驗豐富講員主講，可補一般教會師資不足；
6. 使用影像傳媒，加深印象，不受時間或地點限制，可隨時重溫；
7. 每課均附有問題研討，引導學員深入思考；
8. 每節課程一小時，適合主日學或差關小組使用。

## 課程內容：

第一課：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差傳新面貌

第二課：堂會與普世差傳事工

第三課：堂會差傳策略和差傳行政

第四課：堂會的真理性差傳培育

第五課：堂會的理論性差傳培育(一)：差傳結構與組織

第六課：堂會的理論性差傳培育(二)：差傳的策略與方法

第七課：堂會的實踐性差傳培育

第八課：堂會的醒覺性和門訓性差傳培育

第九課：堂會的更新性及差遣性差傳培育

第十課：堂會處境的進深性差傳培育

第十一課：研討(一)：堂會差傳行政手冊

第十二課：研討(二)：「傳者」結構的研討

第十三課：研討(三)：「未得之民」研究

第十四課：進深性的探討

全套十盒錄影帶（附助讀本，包括空郵郵費）US\$150.-/CAN\$200.-

助讀本（另加郵費）US\$9.-/CAN\$12.-

查詢訂購處：宣道出版社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七二二八九號

電話：27820055 傳真：27820108

China Alliance Press (Canada)

4180-93 Street,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6E 5P5

Tel: (403) 463-2002 Fax: (403) 434-7685



社會差傳培育事工

# 薪火相傳



課程錄影帶

